

宋史

卷四百五十八之六十四



503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OF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JUL 30 1936

T 2455.21



Harvard College Library Imaging Services <http://imaging.harvard.edu>

CM 0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Lab D50 2°	95/0/2	81/0/0	66/0/0	51/0/1	35/0/0	20/0/0	29/19/-54	55/-39/33	42/57/29	82/4/79	51/50/-13	50/-28/-29					
	38/14/16	66/16/18	50/-5/-22	43/-14/21	55/-9/-25	71/-32/0	62/34/60	40/9/-43	52/48/17	31/21/-21	72/-23/57	73/19/68					

列傳卷第二百十七

宋史四百五十八卷漢和

開府儀同三司桂國錄軍國重事前中書右丞相監修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臣脫等奉

勅修

隱逸中

王樵

張愈

黃晞

周啓明

代淵

陳烈

孫侔

劉易

姜潛

連庶

章啓

俞汝尚

陽孝本

鄧孝甫

宇文之邵

吳瑛

松江漁翁

杜生

順昌山人

南安翁

張舉

王樵字肩望淄州淄川人居縣北梓桐山博通羣書不治章句尤善考易與賈同李冠齊名學者多從之咸平中契丹遊騎河舉家而被掠樵卽棄妻挺身入契丹訪父母累年不獲還東山刻木招魂以葬立祠畫像事之如生服喪六年哀動行路又爲屬之尊者次第成服北望嘆曰身世如此自比於人可乎遂與俗絕自稱贅世翁唯以論兵擊劔爲事一驢負裝徒步千里晚年屢遊塞下畫策于何承矩耿望求滅遼復讎不用乃於城東南隅累磚自環謂之繭室銘其門曰天生王樵薄命寡智材不濟時道號贅世生而爲室以備不虞死則藏形不虞乃備病革入室自掩戶卒治平末職方郎中向宗道知淄州訪繭室已構屋爲民居得樵甥牟氏子乃知改葬因而卽其地復作繭室及祠堂刻石以記之

張愈字少愚益州郾人其先自河東徙愈雋偉有大志遊學四方屢舉不第寶元初上書言邊事請使契丹令外夷相攻以完中國之勢其論甚壯用使者薦除試秘書省校書郎頭以授父顯忠而隱於家文彥博治蜀爲置青城山白雲谿杜光庭故居以處之丁內艱鹽酪不入口再碁植所持柳杖於墓忽生枝葉

後合抱六召不應喜奕棋樂山水遇有興雖數千里
輒盡室往遂浮湘沅觀浙江升羅浮入九疑買石載
鶴以歸杜門著書未就卒妻蒲氏名芝賢而有文為
之誄曰高視往古哲士實殷施及秦漢餘烈氛氲撻
生英傑卓爾逸群孰謂今世亦有其人其人伊何白
雲隱君嘗曰丈夫趨世不偶仕非其志祿不可苟營
營末途非吾所守吾生有涯少實多艱窮亦自固困
亦不顛不貴人爵知命樂天脫簪散髮眠雲聽泉有
峯千仞有溪數曲廣成遺趾吳興高躅疏石通逕依
林架屋麋鹿同群晝遊夜息嶺月破雲秋霖洒竹清

意何窮真心自得放言遺慮何榮何辱子孟春感疾閉
戶不出豈期遂往英標永隔抒詞哽噎揮涕洟瀾人
誰無死惜乎材賢已矣吾人嗚呼哀哉

黃晞字景微建安人少通經聚書數千卷學者多從
之游自號贅隅子著獻欬瑣微論十卷以謂贅隅者
枿物之名獻欬者歎聲瑣微者述辭也石介在太學
遣諸生以禮聘召晞走匿鄰家不出樞密使韓琦表
薦之以爲太學助教致仕受命一夕卒

周啓明字昭回其先金陵人後占籍處州初以書謁
翰林學士楊億億携以示同列大見嘆賞自是知名

四舉進士皆第一景德中舉賢良方正科既召會東封泰山言者謂此科本因災異訪直言非太平事遂報罷於是歸教弟子百餘人不復有仕進意思里人稱爲處士轉運使陳堯佐表其行義於朝賜粟帛仁宗卽位除試助教就加廩給久之特遷秘書省秘書郎改太常丞卒啓明篤學藏書數千卷多手自傳寫而能口誦之有古律詩賦牋啓雜文千六百餘篇

代淵字蘊之本代州人唐末避地導江家世爲吏有陰德淵性簡潔事親以孝聞受學于李旼張達年四十鄉人更勸舉進士甲科得清水主簿歎曰祿不及

親何所爲耶還家教授坐席常滿安撫使舉鳳州團練推官不就知益州楊日嚴又薦之遂以太子中允致仕謝絕諸生著周易指要老佛雜說數十篇田况上其書自太常丞改祠部員外郎晚年日菜食巾褐山水間自號虛一子長吏歲時致問澹然與對略不及私嘉祐二年九月有疾召術士擇日云丙申吉頷之是日沐浴而絕

陳烈字季慈福州候官人性介僻篤於孝友居親喪勺飲不入于口五日自壯及老奉事如生學行端飭動遵古禮平居終日不言御童僕如對賓客里中人

敬之冠昏喪祭請而後行從學者常數百賢父兄訓子弟必舉烈言行以示之嘗以鄉薦試京師不利卽罷舉或勉之求仕則曰伊尹守道成湯三聘以幣呂望旣老文王載之俱歸今天子仁聖好賢有湯文之心豈無先覺如伊呂者乎仁宗屢詔之不起人問其故應曰吾學未成也公卿大夫郡守鄉老交章稱其賢嘉祐中以爲本州教授歐陽修又言之召爲國子直講皆不拜已而福建提刑王陶言其爲妻林氏所訟因詆烈貪詐乞奪所受恩司馬光爲諫官率同列爭曰臣等每患士無名檢故舉烈以厲風俗烈平生

操守出於誠實雖有迂濶不入中道猶爲守節之士當保而全之若夫婦不相諧則聽之離絕毋使節行之士爲橫辱所挫陶說遂不行元祐初部使者申薦之詔從其尚以宣德郎致仕明年復教授本州在職不受廩奉鄉里問遺絲毫無所受家租有餘則推以濟貧乏卒年七十六

孫侔字少述與王安石曾鞏遊名傾一時早孤事母盡孝志於祿養故屢舉進士及母病革自誓終身不求仕客居江淮間士大夫敬畏之劉敞知揚州言其孝弟忠信足以扶世矯俗求之朝廷呂公著王安石

之流也詔以爲楊州教授辭敞守永興辟入幕府亦
辭英宗時沈遘及王陶韓維連薦之授忠武軍推官
常州判官皆不赴少與安石友善安石爲相過真州
與相見俾待之如布衣交卒年六十六初王回王令
常秩與俾皆有盛名回令不壽秩爲隱不竟唯俾以
不仕始終

劉易忻州人性介烈博學好古喜談兵韓琦知定州
上其所著春秋論授太學助教并州州學說書不能
屈志仕進寓居於號之盧氏習辟穀術趙抃復薦其
行誼賜號退安處士易作詩琦每爲書之石或不可

其意輒滌去琦亦再書之尹洙帥渭延致尊禮狄青
代洙遇之亦厚治平末卒琦作文祭之云剛介之性
天下能合者有幾淵源之學古人不到者甚多其敬
之如此熙寧訪察定戶役詔易家用處士如七品恩
得減半示優禮云

姜潛字至之兗州奉符人從孫復學春秋用田況舉
召試學士院爲明州錄事參軍以母思鄉求致仕敕
過門下知封駁司吳奎封還之而與韓絳共上章以
薦徙兗州錄事參軍從奎辟鄆州教授奎升堂拜其
母又薦爲國子直講韓王宮伴讀謁宗正允弼吏引

趨庭潛不答呼馬欲去遂以客禮見熙寧初詔舉選人淹滯者與京官凡三十七人潛在選中神宗聞其賢召對延和殿訪以治道何以致之對曰有堯舜二典在顧陛下致之之道何如知陳留縣至數月青苗令下潛出錢榜其令於縣門已徙之鄉落各三日無應者遂撤榜付吏曰民不願矣錢以是獨得不散司農開封疑潛沮格各使其屬來驗皆如令而條例司劾祥符任散青苗錢潛知且不免移疾去縣人詣府請留之不得家居卒年六十六

連庶字居錫安州應山人舉進士調商水尉壽春令

興學尊禮秀民以勸其俗開瀕淮田千頃縣大治淮南王舊壘在山間會大水州守議取其礎為城庶曰弓矢舞衣傳百世藏於王府非為必可用蓋以古之物傳於今尚有典刑也壘因是得存以毋老乞監陳州稅嘗送客出北門見日西風塵而冠蓋憧憧不已慨然有感即日求分司歸久之翰林學士歐陽修龍圖閣直學士祖無擇言庶文學行義宜在臺閣以知崑山縣辭不行累遷職方員外郎卒庶始與弟庠在鄉里時宋郊兄弟歐陽修皆依之及二宋貴達不可其志退居二十年守道好修非其人不交非其義秋

毫不可汚也庶既死宋郊之孫義年為應山令緣邑
人之意作堂於法興僧舍繪二宋及庶庠之像祠事
之庠亦登科敏於政事號良吏終都官郎中

章啓字隱之成都雙流人少孤鞠於兄嫂以所事父
毋事之博通經學尤長易太玄著發隱三篇明用著
索道之法知以數寓道之用三摹九據始終之變蜀
守蔣堂楊察張方平何郟趙抃咸以逸民薦一賜粟
帛再命州助教不就嘉祐中賜號冲退處士王素時
為州因更其所居之鄉曰處士里曰通儒坊曰冲退
啓由是益以道自裕尊生養氣憂喜是非亦不以撓

其心形嘗訪里人范百祿謂曰子辟穀二十餘年今
強力尚足子亦嘗知以氣治疾之說乎百祿因從扣
太玄啓為解述大旨再復攤詞曰人之所好而不足
者善也所醜而有餘者惡也君子能強其所不足而
拂其所有餘太玄之道幾矣此子雲仁義之心予之
於太玄也述斯而已若苦其思艱其言迂溺其所以
為數而忘其仁義之大是惡足以語夫道哉熙寧元
年卒年七十六子禊亦好古學嘗應行義敦遣詔仍
世有隱德其所居猶存

俞汝尚字退翁湖州烏程人少時讀書於鄆南之崑

山為人溫溫有禮議論不苟不可於意有所不言言之未嘗妄也不肯料理生事不以貧乏撓其懷澹於勢利聞人善言善行記之不忘時時為人道之擢進士第涉歷州縣無少營進取之心嘗知導江縣新繁令卒使者使承其乏將資以公田辭不許至則悉以周舊令之家熙寧初簽書劔南西川判官趙抃守蜀以簡靜為治每旦退坐便齋諸吏莫敢至唯汝尚來輒排闥徑入相對清談竟暮王安石當國患一時故老不同已或言汝尚清望可寘之御史使以次彈擊驛召詣京師既知所以薦用意力辭章再上得免親

故有責以不能與子孫為地者汝尚笑曰是乃所以為其地也還家苦貧未能忘祿養又從趙抃於青州遂以屯田郎中致仕蘇軾蘇轍孫覺李常皆賦詩文歎美之優游數年當六月徂暑寢室不可居出舍于門妻黃就視之汝尚曰人生七十者希吾與夫人皆過之可以行矣妻應曰然則我先去後三日卒汝尚庀其喪為作銘召諸子告曰吾亦從此逝矣隱几而終相去纔十日孫侔紹興中敷文閣直學士

陽孝本字行先虔州贛人學博行高隱於城西通天巖蘇頌蒲宗孟皆以山林特起薦之蘇軾自海外歸

過而愛焉號之曰玉巖居士嘗直造其室知其不娶
戲以爲元德秀之流孝本自言爲陽城之裔故軾詩
有云衆謂元德秀自稱陽道州嘉之也隱遯二十年
一時名士多從之游崇寧中舉八行解褐爲國子錄
再轉博士以直秘閣歸卒年八十四

鄧孝甫字成之臨川人第進士歷陳留尉萬載永明
令知上饒縣積官奉議郎提點開封府界河渠坐事
去官遂閉戶著書不復言仕元符末詔求直言孝甫
年八十一上書云亂天下者新法也未流之禍將不
可勝言今宜以時更化純法祖宗因論熙寧而下權

臣迭起欺世誤國歷指其事而枚數其人蔡京嫉之
謂為詆訕宗廟削籍羈筠州崇寧去黨碑釋逐臣同
類者五十三人其五十人得歸惟孝甫與范柔中封
覺民獨否遂卒於筠且死命幼孫名世執筆口占百
餘言其略曰予自謂山中宰相虛有其才也自謂文
昌先生虛有其詞也不得大用於盛世亦無憾焉蓋
有天命爾所論述有卜世大寶龜伊周素蘊義命雜
著太平策要等凡二百五十餘篇

宇文之邵字公南漢州綿竹人舉進士為文州曲水
令轉運以輕縑高其價使縣鬻於民之邵言縣下江

上山地狹人貧耕者亡幾方歲儉饑羗夷數入寇不可復困之以求利運使怒會神宗即位求言乃上疏曰天下一家也祖宗創業守成之法具在陛下方居諒陰諂諛姦佞之人屏伏未動正可念五聖之功德常若左右前後京師者諸夏之視倣俗宜敦厚而儉薄浮侈是尚公卿大夫民之表也宜以名節自勵而勢利合雜是先願以節義廉耻風導之使人知自重千里之郡有利未必興有害未必除者轉運使提點刑獄制之也百里之邑有利未必興有害未必除者郡制之也前日赦令應在公甫負一切蠲除而有司

操之益急督之愈甚使上澤不下流而細民益困如擇賢才以爲三司之官稍假郡縣以權則民瘼除矣然後監番聚蹶楮之盛以保安外戚考棠棣角弓之義以親睦九族興墜典拔滯淹遠夸毗來忠謹凡所建置必與大臣共議以廣其善號令威福則專制之如此則天下之人思見太平可拱而俟也疏奏不報喟然曰吾不可仕矣遂致仕以太子中允歸時年未四十自強于學不易其志日與交友爲經史琴酒之樂退居十五年而終司馬光曰吾聞志不行顧祿位如錙銖道不同視富貴如土芥今於之卻見之矣范

鎮亦曰之邵位下而言高學富而行篤少我二十一歲而先我掛冠使吾慊然其為兩賢所推尚如此吳瑛字德仁蘄州蘄春人以父龍圖閣學士遵路任補太廟齋郎監西京竹木務簽書淮南判官通判池州黃州知郴州至虞部員外郎治平三年官滿如京師年四十六卽尚書請致仕公卿大夫知之者相與出力挽留之不聽皆嘆服以爲不可及相率賦詩飲餞于都門遂歸蘄有田僅足自給臨溪築室種花釀酒家事一付子弟賓客至必飲飲必醉或困卧花間客去亦不問有臧否人物者不酬一語但促奴益行

酒人莫不愛其樂易而敬其高嘗有貴客過之瑛酒酣而歌以樂器扣其頭為節客亦不以為忤視財物如糞土妹壻輒取家財數十萬貸人不能償瑛哀之曰是人有母得無重憂召而焚其券門生為治田事歷歲忽謝去曰聞有言某簿書為欺者誼不可留瑛命取前後文書示之蓋未嘗發封也盜入室覺而不言且取其被乃曰他物唯所欲夜正寒幸舍吾被其真率曠達類此哲宗朝有薦之者召為吏部郎中就知蘄州皆不起崇寧三年感疾即閉閣謝醫藥至垂絕不亂卒年八十四

松江漁翁者不知其姓名每棹小舟游長橋往來波
上扣舷飲酒酣歌自得紹聖中閩人潘裕自京師調
官回過吳江遇而異焉起揖之曰予視先生氣貌固
非漁釣之流願丐緒言以發蒙陋翁瞪視曰君不凡
若誠有意能過小舟語乎裕欣然過之翁曰吾厭喧
煩處閒曠遯迹於此三十年矣幼喜誦經史百家之
言後觀釋氏書今皆棄去唯飽食以嬉尚何所事裕
曰先生澡身浴德如此今聖明在上盍出而仕乎笑
曰君子之道或出或處吾雖不能棲隱巖穴追園綺
之蹤竊慕老氏曲全之義且養志者忘形養形者忘
利致道者忘心心形俱忘其視軒冕如糞土耳與子
出處異趣子勉之裕曰裕也不才幸聞先生之高義
敢問舍所在曰吾姓名且不欲人知况居室耶飲畢
長揖使裕返其所鼓枻而去

杜生者潁昌人不知其名縣人呼爲杜五郎所居去
縣三十里有屋兩間與其子並居前有空地丈餘卽
爲籬門生不出門者三十年黎陽尉孫軫往訪之其
人頗洒落自陳村人無所能官人何爲見顧軫問所
以不出門之因笑曰以告者過也指門外一桑曰憶
十五年前亦曾納涼其下何謂不出但無用於時無

求於人偶自不出耳何足尚哉問所以爲生曰昔時居邑之南有田五十畝與其兄同耕迨兄子娶婦度所耕不足贍乃盡以與兄而携妻子至此蒙鄉人借屋遂居之唯與人擇日又賣醫藥以給飢粥亦有時不繼後子能耕荷長者見憐與田三十畝使之耕尚有餘力又爲人傭耕自此食足鄉人貧以醫術自業者多念已食旣足不當更兼他利由是擇日賣藥一切不爲問常日何所爲曰端坐耳頗觀書否曰二十年前曾有人遺一書策無題號其間多說浮名經當時極愛其議論今忘之并書亦不知所在矣時盛寒布袍草屨室中枵然而氣韻閒曠言詞精簡蓋有道之士也問其子之爲人曰村童也然性質甚淳厚不妄言不敢嬉唯間一至縣買鹽酪可數行跡以待其歸徑往徑還未嘗旁游一步也軫嗟嘆留連久之乃去後至延安幕府爲沈括言之括時理軍書迨夜半疲極未臥聞軫談及此乃頓忘其勞

順昌山人靖康末有避亂於順昌山中者深入得茅舍主人風裁甚整卽之語士君子也怪而問曰諸君何事挈妻孥能至是耶因語之故主人曰亂何自而起耶衆爭爲言主人嗟惻久之曰我父爲仁宗朝人

也自嘉祐末卜居于此因不復出以我所聞但知有熙寧紀年亦不知于今幾何年矣

南安翁者漳州陳元忠客居南海日嘗赴省試過南安會日暮投宿野人家茅茨數椽竹樹茂密可愛主翁雖麻衣草屨而舉止談對宛若士人几案間有文籍散亂視之皆經子也陳叩之曰翁訓子讀書乎曰種園爲生耳亦入城市乎曰十五年不出矣問藏書何用曰偶有之耳因襍以他語少焉風雨暴作其二子歸捨鉏揖客人物不類農家子翁進豆羹享客不復共談遲明別去陳以事留城中翌日見翁倉遑而行

陳追詰之曰翁云十五年不出城何爲到此曰吾以急事不容不出問之乃大兒於關外鬻果失稅爲關吏所拘陳爲謁監征至則已捕送郡翁與小兒偕詣庭下長子當杖翁懇白郡守曰某老鈍無能全藉此子贍給若渠不勝杖則翌日乏食矣願以身代之小兒曰大人豈可受杖某願代兄大兒又以罪在已甘心焉三人爭不決小兒來父耳旁語若將有所請翁叱之兒必欲前郡守疑之呼問所以對曰大人元係帶職正郎宣和間累典州郡翁急拽其衣使退曰兒狂妄言守詢誥勅在否兒曰見作一束寘甕中埋

於山下守立遣吏隨兒發取果得之卽延翁上坐謝而釋其子次日枉駕訪之室已虛矣

張舉字子厚常州人登進士甲科以無他兄弟獨養其親不忍斯須去左右親友彊之仕乃調青溪主簿亦不之官閉戶讀書四十年手校數萬卷無一字舛窮經着書至夜分不寐元豐中近臣薦其高行至于元祐大臣復薦之起教授潁州辭不就於是孫覺胡宗愈范祖禹交章言曰舉且死草萊後世必以爲朝廷失士蘇軾言之尤切詔拜秘書省校書郎敕郡縣致禮敦遣竟不出舉孝弟脩於家忠信行於友聲名聞

於人蹈中守常從容不迫爲當時名流所慕以不造門爲耻宗寧四年卒明年詔以舉隱德立園聲聞顯著賜謚曰正素先生

列傳卷第二百十八

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錄軍國重事前中書右丞相兼修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朕脫等奉

勅修

隱逸下

徐中行 蘇雲卿 譙定 王忠民

劉勉之 胡憲 郭雍 劉愚

魏揆之 安世通

徐中行台州臨海人始知學聞安定胡瑗講明道學其徒轉相傳授將往從焉至京師首謁范純仁純仁賢之薦于司馬光光謂斯人神清氣和可與進道會

福唐劉彝赴闕得瑗所授經熟讀精思攻苦食淡夏不扇冬不爐夜不安枕者踰年乃歸葺小室竟日危坐所造詣人莫測也父死跣足廬墓躬耕養母推其餘力葬內外親及州里貧無後者十餘喪晚年教授學者自洒掃應對格物致知達於治國平天下不失其性不越其序而後已其友羅適持節本路舉以自代又率部使者以遺逸薦崇寧中郡守李諤又以八行薦時章蔡竊國柄竄逐善類且盡中行每一聞命輒淚下一日去之黃巖會親友盡毀其所爲文幅巾藜杖往來委羽山中客有詰以避舉要名者中行曰

人而無行與禽獸等使吾得以八行應科目則彼之不被舉者非人類與吾正欲避此名非要名也客慙而退陳瓘謫台州聞名納交暨其沒錄其行事謂與山陽徐積齊名呼爲八行先生子三人庭筠其季也童非有志行事父兄孝友天至居喪毀甚旣免喪猶不忍娶者十餘年秦檜當國科場尚諛佞試題問中興歌頌庭筠歎曰今日豈歌頌時邪疏其未足爲中興者五見者尤之庭筠曰吾欲不妄語而敢欺君乎黃巖尉鄭伯熊代去請益庭筠曰富貴易得名節難守願安時處順主張世道伯熊受其言迄爲名臣有

詔舉人嘗五上春官者予岳祠庭筠適應格所親咸
勸之庭筠辭曰吾嘗草封事謂岳廟冗祿無用既心
非之可躬蹈邪其學以誠敬為主夜必就榻而後脫
巾旦必巾而後起居無惰容喜無戲言不事緣飾不
苟臧否聞人片善記其姓名遇饑凍者推食解衣不
靳僦屋以居未嘗戚戚尤表為守聞其名遣書禮之
一日巾車歷訪舊游徜徉幾月歸感微疾端坐瞑目
而逝年八十有五鄉人崇敬之以其父子俱隱遜稱
之曰二徐先生淳熙間常平使者朱熹行部拜墓下
題詩有道學傳千古東甌說二徐之句且大書以表

之曰有宋高士二徐先生之墓庭筠之兄庭槐庭蘭
皆有父風孫日升苦學有守於是徐氏詩書不絕六
世矣

蘇雲卿廣漢人紹興間來豫章東湖結廬獨居待隣
曲有恩禮無良賤老稚皆愛敬之稱曰蘇翁身長七
尺美須髯寡言笑布褐草履終歲不易未嘗疾病披
荆畚礫為圃藝植耘芟灌溉培壅皆有法度雖隆暑
極寒土焦草凍圃不絕蔬滋鬱暢茂四時之品無闕
者味視他圃尤勝又不一價市鬻者利倍而售速先
期輸直夜織屨堅韌過革烏人爭買之以饋遠以故

薪米不乏有羨則以周急應貸假者負債一不經意
溉園之隙閑門高卧或危坐終日莫測識也少與張
浚為布衣交浚為相馳書函金幣屬豫章帥及漕曰
余鄉人蘇雲卿管樂流亞遁跡湖海有年矣近聞灌
園東湖其高風偉節非折簡能屈幸親造其廬必為
我致之帥漕密物色曰此獨有灌園蘇翁無雲卿也
帥漕乃屏騎從更服為遊士入其圃翁運鋤不顧進
而揖之翁曰二客何從來耶延入室土銼竹几地無
纖塵按上有西漢書一冊二客恍若自失默計此為
蘇雲卿也既而汲泉煮茗意稍款浹遂扣其鄉里徐

曰廣漢客曰張德遠廣漢人翁當識之曰然客又問
德遠何如人曰賢人也第長於知君子短於知小人
德有餘而才不足因問德遠今何官二客曰今朝廷
起張公欲了此事翁曰此恐怕他未便了得在二客
起而言曰張公令某等致公共濟大業因出書函金
幣寘几上雲卿鼻間隱隱作聲若自咎歎者二客力
請共載辭不可期以詰朝上謁旦遣使迎伺則扃戶
闐然排闥入則書幣不啟家具如故而翁已遁矣竟
不知所往帥漕復命浚拊几嘆曰求之不早實懷竊
位之羞作箴以識之曰雲卿風節高於傳霖予期與

之共濟當今山潛水沓邈不可尋弗力弗早予罪曷
鍼

譙定字天授涪陵人少喜學佛析其理歸於儒後學
易于郭曩氏自見乃謂之象一語以入郭曩氏者世
家南平始祖在漢爲嚴君平之師世傳易學蓋象數
之學也定一日至汴門伊川程頤講道于洛潔衣往
見棄其學而學焉遂得聞精義造詣愈至浩然而歸
其後頤貶涪實定之鄉也北山有巖師友游泳其中
涪人名之曰讀易洞靖康初呂好問薦之欽宗召爲
崇政殿說書以論弗合辭不就高宗卽位定猶在汴

右丞許翰又薦之詔宗澤津遣詣行在至惟揚寓邸
舍寔甚一中貴人偶與隣餽之食不受與之衣亦不
受委金而去定袖而歸之其自立之操類此上將用
之會金兵至失定所在復歸蜀愛青城六面之勝棲
遯其中蜀人指其地曰譙巖敬定而不敢名稱之曰
譙夫子有繪像祀之者久而不衰定易學得之程頤
授之胡憲劉勉之而馮時行張行成則得定之餘意
者也定後不知所終樵夫牧童徃徃有見之者世傳
其為仙云初程頤之父珦嘗守廣漢頤與兄顥皆隨
侍游成都見治篋箱補者挾冊就視之則易也欲擬

議致詰而篋者先曰若嘗學此乎因指未濟男之窮以發問二程遜而問之則曰三陽皆失位兄弟渙然有所省翌日再過之則去矣其後袁滋入洛問易於頤頤曰易學在蜀耳盍往求之滋入蜀訪問久無所遇已而見賣醬薛翁於肩扛間與語大有所得不知所得何語也憲勉之滋皆閩人時行行成蜀人郭襄氏及篋叟醬翁皆蜀之隱君子也

王忠民潁陽人世業醫忠民幼通經史自靖康以來數言邊方利害于朝累召弗至高宗渡江忠民隱居不出諸鎮翟興等皆重之弗能致張浚授以迪功郎

不受興徙治藥川忠民避地南下遇商虢鎮撫使董先于內鄉留軍中事以師禮時劉豫僭立忠民作九思圖及定亂四象達之金主及鏤板印圖散于僞境以明天下之義紹興三年翟宗薦其忠節于朝特授宣教郎詔董先津遣詣行在既至宰相呂頤浩簽書樞密院事徐俯見之皆拜舍于政府忠民上疏辭官言臣憤金人無道故三上金主書乞還二帝本心報國非冀名祿上不許忠民以誥寘牘中藏七寶山下力懇求去復依董先軍中遂不出時又有蘇庠者丹陽人紳之後頌之族也少能詩蘇軾見其清江曲大

愛之由是知名徐俯薦其賢上特召之固辭又命守
臣以禮津遣庠辭疾不至以壽終

劉勉之字致中建州崇安人自幼強學日誦數千言
踰冠以鄉舉詣太學時蔡京用事禁止毋得挾元祐
書自是伊洛之學不行勉之求得其書每深夜同舍
生皆寐乃潛抄而默誦之譙定至京師勉之聞其從
程頤遊遂易學遂師事之已而厭科舉業揖諸生歸
見劉安世楊時皆請業焉及至家即邑近郊結草爲
堂讀書其中力耕自給澹然無求於世與胡憲劉子
翬相往來日以講論切磋爲事紹興間中書舍人呂

本中疏其行義志業以聞特召詣闕秦檜方主和慮
勉之見上持正論乃不引見但令策試後省給札而
已勉之知不與檜合即謝病歸杜門十餘年學者踵
至隨其材品爲說聖賢教學之門及前言往行之懿
所居有白水人號曰白水先生賢士大夫自趙鼎以
下皆敬慕與交後秦檜益橫鼎竄死諸賢禁錮勉之
竟不復出勉之一介不妄取婦家富無子謀盡以貲
歸於女勉之不受以畀族之賢者命之奉祀其友朱
松卒屬以後事且戒其子熹受學勉之經理其家而
誨熹如子姪熹之得道自勉之始紹興十九年卒年

五十九

胡憲字原仲居建之崇安生而靜慤不妄笑語長從從父胡安國學平居危坐植立時然後言雖倉卒無疾言遽色人犯之未嘗校紹興中以鄉貢入太學會伊洛學有禁憲獨陰與劉勉之誦習其說既而學易於譙定父未有得定曰心爲物漬故不能有見唯學乃可明耳憲喟然嘆曰所謂學者非克己工夫耶自是一意下學不求人知一旦楫諸生歸故山力田賣藥以奉其親安國稱其有隱君子之操從游者日衆號籍溪先生賢士大夫亦高仰之折彥質范冲朱震劉

子羽呂祉呂本中共以其行義聞於朝上特召之憲辭母老及彥質入西府又言於上趣召愈急憲力辭乃賜進士出身授左迪功郎添差建州教授憲猶不屈太守魏矼遣行義諸生入里致詔且爲手書陳大義開譬甚力憲不得已就職日與諸生接訓以爲己之學聞者始而笑中而疑久而觀其所以脩身事親接人者無一不如所言遂翕然悅服郡人程元以篤行稱龔何以廉節著皆迎致俾參學政學者自是大小化因七年不徙官以母年高不樂居官舍求監南嶽廟以歸久之起爲福建路安撫使司屬官時帥張宗

元權鹽急私販者銖兩亦重坐憲告以爲政大體宗
元不悅憲復請祠而去秦檜方用事諸賢零落憲家
居不出檜死以大理司直召未行改秘書正字旣至
次當奏事而病不能朝乃草疏言金人大治汴京宮
室勢必敗盟今元臣宿將惟張浚劉錡在識者皆謂
金果南牧非此兩人莫能當願亟起之臣死不恨時
兩人皆爲積毀所傷未有敢顯言其當用者憲獨首
言之疏入即求去上嘉其忠詔改秩與祠歸初憲與
劉勉之俱隱後又與劉子翬朱松交松將沒屬其子
熹受學於憲與勉之子翬熹自謂從二君子遊而事籍溪

先生爲父方憲之以館職召也適秦檜諱言之後憲
與王十朋馮方查籥李浩相繼論事太學士爲五賢
詩以歌之人始信憲之不苟出而惜其在位僅半年
不究其底蘊云紹興二十二年卒年七十七

鄧雍字子和其先洛陽人父忠孝官至太中大夫師
事程頤著易說號無山先生自有傳雍傳其父學通
世務隱居峽州於浪長楊山谷間號白雲先生乾道
中以峽守任清臣湖北帥張孝祥薦于朝旌召不起
賜號冲晦處士孝宗稔知其賢每對輔臣稱道之命
所在州郡歲時致禮存問後更封頤正先生令部使

者遣官就問雍所欲言備錄繳進於是雍年八十有三矣淳熙初學者裒集程顥程頤張載游酢楊時及忠孝雍凡七家為大易粹言行于世其述雍之說曰易貫通三才包括萬理伏羲氏之畫得于天而明天文王之重得于人而明人義畫為天天君道也故五之在人為君文重為地地臣道也故二之在人為臣以上下二卦別而言之如此合六爻而言之則三四皆人道也故謂之中爻乾元亨利貞初曰四德後又曰乾元始而亨者也利牝馬貞利君子貞是以四德為二義亦可矣乾陽物也坤陰物也由乾一卦論之

則元與亨陽之類利與貞陰之類也是猶春夏秋冬雖為四時由陰陽觀之則春夏為陽秋冬為陰也天之所謂元亨利貞者如立天之道陰與陽之類也地之所謂元亨利貞者如立地之道柔與剛之類也人

之所謂元亨利貞者如立人之道仁與義之類也又坤之六五坤雖臣道五寔君位雖以柔德不害其為君猶乾之九二雖有君德不害其為臣故乾有兩君德無兩君坤有兩臣德無兩臣六五以柔居尊下下之君也江海所以能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下也下下本坤德也黃中色也色之至美也裳下服也是以

至美之德而下人也其發明精到如此淳熙十四年卒

劉愚字必明衢州龍游人幼警敏力學弱冠入太學有聲受業者甚衆侍御史柴瑾祭酒顏師魯博士林光朝深器重之瑾每奏對稱上意則曰臣客劉愚為臣言師魯嘗奏愚行藝上記曰此向者柴瑾所薦也上舍釋褐居第一調江陵府教授早晚為諸生講說同僚相率以聽愚益謙下與業適項安世講論不倦每以隱居學道為樂歲滿帥王簡致書剡辟固辭貧不能歸外移安鄉縣令邑逋賦萬計愚覈實數寬限

期民不見吏而賦自足會歲歉出常平米振貸邑佐持不可愚曰有罪不以相累出緡錢數千萬召商糴他郡而收元直米價頓平猶積廩數千石以備饑旱邑有范仲淹讀書地為繪像立祠與學士競知勸諸司交薦改秩愚雅不樂仕進遂致仕丞相余端禮鄉人也與愚有舊且召堂審愚竟捨去不顧結廬城南顏坦敗壁蓬蒿蕭然著書自適書禮語孟皆有解年八十三而卒故友與其門人私謚曰謙靖先生後更謙曰靖君鄉郡祠之妻徐氏在家時其母將以嫁姑子之富者徐泣曰為富人妻不願也遂歸于愚居破

屋中一事機杼愚嘗懷白金歸徐怒曰我以子為賢而若是亟具歸愚出書以示東修得也乃已有梁鴻之風焉子克凡凡克蚤以詩名葉適嘗稱其可繼陶常

魏揆之字子實建州建陽人初字元履自幼有大志斷胡憲與朱熹游兩以鄉舉試禮部不第嘗客衢守章傑所趙鼎以謫死其子汾將喪過衢傑雅憾鼎又希秦檜意遣尉翁蒙之領卒掩取鼎平時與故舊來往簡牘蒙之先遣人告汾焚之逮至一無所得傑怒治蒙之拘汾于兵家所且以告檜揆之以書責傑長

揖徑歸築室讀書榜以艮齋自是人稱曰艮齋先生閩帥汪應辰建守陳正同知其賢薦于朝時相尼之不果召乾道中詔舉遺逸部刺史芮燁與帥守共表其行誼特詔召之揆之力辭時宰相陳俊卿閩人也雅知揆之招之甚力乃以布衣人見極陳當時之務大要勸上以脩德業正人心養士氣為恢復之本上嘉納之賜同進士出身守太學錄先是學官養望自高不與諸生接揆之既就職日進諸生教誨之又增葺其舍人人感勵將釋菜揆之請廢王安石父子從祀追爵程顥程頤列于祀典不報復言大學之教宜

以德行經術為先其次則通習世務今乃專以空言
取人又不報遂丐去會福州副總管曾覲秩滿還在
道揆之累疏以諫移疾杜門遺書陳俊卿責其不能
拯止語甚切遂以迎親請歸行數日罷為台州教授
方揆之之未行也覲至國門外已又伺揆之去乃敢
入揆之在朝不能半歲既歸喟然歎曰上恩深厚如
此而吾學不足以感悟聖意乃日居良齋條理舊聞
以求其所未至其居家謹喪祭重禮法從父有客于
南者千里迎養死葬如禮而字其孤建俗生子多不
舉為文以戒全活者甚衆又白于官請督不葬其親

者富與期貧與財而無主後者掩之每遇歲饑為粥
以食饑者後依古社倉其請官米以貸民至冬取之
以納于倉部使者素敬揆之捐米千餘石解假之歲
歲斂散如常民賴以濟諸鄉社倉自揆之始與人交
嘉其善而拯其失後進以禮來者苟有寸長必汲汲
推挽成就之至或訾其近名則感然曰使夫人而避
此嫌為善之路絕矣病革母視之不巾不見戒其子
母以僧巫俗禮澆我以書召朱熹至委以後事而訣
卒年五十八後上思其有諒將召用之大臣言已死
乃贈直秘閣熹平日趣向與揆之同乾道中熹亦被

召將行聞揆之去國乃止

青城山道人安世通者本西人其父有謀策爲武官數以言干當路不用遂自沉於酒而終世通亦隱居青城山中不出吳曦反乃獻書於成都帥楊輔曰世通在山中忽聞閩外之變不覺大慟世通雖方外人而大人先生亦嘗發以入道之門竊以爲公初得曦檄卽當還書誦其家世激以忠義聚官屬軍民素服號慟因而散金發粟鼓集忠義閉劔門檄夔梓興仗義之師以順討逆誰不願從而士大夫皆酒缸飯囊不明大義尚云少屈以保生靈何其不知輕重如此

夫君乃父也民乃子也豈有棄父而揀子之理此非曩一人之叛乃舉蜀士大夫之叛也聞古有叛民無叛官今曩叛而士大夫皆縮手以聽命是驅民而爲叛也且曩雖叛逆猶有所忌未敢建正朔殺士大夫尚以虛文見招亦以公之與否卜民之從違也今悠悠不決徒爲婦人女子之悲所謂停囚長智吾恐朝廷之失望也凡舉大事者成敗死生皆當付之度外區區行年五十二矣古人言可以生而生福也可以死而死亦福也決不忍汗面戴天同爲叛民也輔有重名蜀中士大夫多勸以舉義者而世通之言尤切

至輔不能決遂東如江陵請吳玠舉兵以討曦未幾
玠敗獵使蜀薦士以世通為首云

卓行

劉庭式

巢谷

徐積

曾叔卿

劉永一

父子有親夫婦有別朋友有信天下之所共知而共
由者也乃有卓行於斯焉徐積於其所天劉庭式於
其室家巢谷於其知己皆行常人之難行其所難而
安焉豈非卓乎曾叔卿之不欺劉永一之不苟取皆
以一事而人譽之終身蓋有所矣其可忽諸撰車

行傳

劉庭式字得之齊州人舉進士蘇軾守密州庭式為
通判初庭式未第時議娶鄉人之女既約未納幣庭
式乃及第女以病喪明女家躬耕貧甚不敢復言或
勸納其幼女庭式笑曰吾心已許之矣豈可負吾初
心哉卒娶之生數子後死庭式葬之逾年不肯復娶
軾問之曰哀生於愛愛生於色今君愛何從生哀何
從出乎庭式曰吾知喪吾妻而已吾若緣色而生愛
緣愛而生哀色衰愛弛吾哀亦忘則凡揚袂倚市
目挑而心招者皆可以為妻也耶軾深感其言庭式

後監太平觀老子廬山絕粒不食目奕奕有紫光步
上下峻坂如飛以高壽終

巢谷初名穀字元修眉州眉山人父中谷傳其學雖
朴而博舉進士京師谷素多力見舉武藝者心好之
遂棄其舊學蓄弓箭習騎射久之業成而不中第聞
西邊多驍勇爲四方寇去遊秦鳳涇原間所至友其
秀桀與韓存寶尤相善教之兵書熙寧中存寶爲河
州將有功號熙河名將會瀘州蠻乞弟擾邊諸郡不
能制命存寶出兵討之存寶不習蠻事邀谷至軍中
問焉及存寶得罪將就逮自度必死謂谷曰我涇原

武夫死非所惜顧妻子不免寒餓橐中有銀數百兩
非君莫可使遺之者谷許諾卽變姓名懷銀步往授
其子人無知者存寶死谷逃避江淮間會赦乃出蘇
軾謫黃州與谷同鄉幼而識之因與之遊及軾與弟
轍在朝谷浮沉里中未嘗一來相見紹聖初軾轍謫
嶺海平生親舊無復相聞者谷竟慨然自眉山誦言
欲徒步訪兩蘇聞者皆笑其狂元符二年谷竟往至
梅州遺轍書曰我萬里步行見公不意自全今至梅
矣不旬日必見死無恨矣轍驚喜曰此非今世人古
之人也旣見握手相泣已而道平生逾月不厭時谷

年七十三瘦瘠多病將復見軾於海南轍愍而止之曰
君意則善然循至僂數千里當復渡海非老人事也
谷曰我自視未卽死也公無止我閱其橐中無數千
錢轍方困乏亦強資遣之舟行會有蠻隸竊其橐裝
以逃獲於新城谷從之至新遂病死轍聞哭之失聲
恨不用已言而致死又奇其不用已言而行其志也
徐積字仲車楚州山陽人孝行出於天稟三歲父死
旦旦求之甚哀母使讀孝經輒淚落不能止事母至
孝朝夕冠帶定省從胡翼之學所居一室寒一衲裘
啜菽飲水翼之饋以食弗受應舉入都不忍捨其親

徒載而西登進士第舉首許安國率同年生入拜且
致百金爲壽謝却之以父名石終身不用石器行遇
石則避而不踐或問之積曰吾遇之則怵然傷吾心
思吾親故不忍加足其上爾母亡水漿不入口者七
日悲慟嘔血廬墓三年卧苦枕塊衰絰不去體雪夜
伏墓側哭不絕音翰林學士呂溱過其廬適聞之爲
泣下曰使鬼神有知亦垂涕也甘露歲降兆域杏兩
枝合爲榦旣終喪不徹筵几起居饋獻如平生中年
有瞶疾屏處窮里而四方事無不知客從南越來積
與論嶺表山川險易鎮戍踈密口誦手畫若數一二

客嘆曰不出戶而知天下徐公是也自少及老日作一詩爲文率用腹藁口占授其子嘗借人書箴經宿還之借者給言中有金葉積謝而不辨賣衣償之鄉人有爭訟多就取決州以行聞詔賜粟帛元祐初近臣合言積養親以孝著居鄉以廉稱道義文學顯於東南今年過五十以耳疾不能出仕朝廷方詔舉中外學官如積之賢宜在所表乃以揚州司戶叅軍爲楚州教授每升堂訓諸生曰諸君欲爲君子而勞已之力費已之財如此而不爲猶之可也不勞已之力不費已之財何不爲君子鄉人賤之父母惡之如此而不爲可也鄉人榮之父母欲之何不爲君子又曰言其所善行其所善思其所善如此而不爲君子者未之有也言其不善行其不善思其不善如此而不爲小人者未之有也聞之者斂衽敬聽居數歲使者又交薦之轉和州防禦推官改宣德郎監中岳廟卒年七十六政和六年賜謚節孝處士官其一子

曾叔卿建昌南豐人鞏族兄也家苦貧卽心存不欺嘗買江西陶器欲貿易於北方旣而不果行有從之轉售者與之旣受直矣問將何之其人曰欲效君前策耳叔卿曰不可吾聞北方新有災饉此物必不時

宋史列傳卷二百八十八
泄故不以行余豈宜不告以誤子其人即取錢去居鄉介潔非所宜受一介不取妻子困於饑寒而拊庇孤惇唯恐失其意起家進士至著作佐郎熙寧中卒劉永一陝州夏縣人孝友廉謹熙寧初巫咸水溢入縣城民多溺死永一持竿立門前見他人物流入者輒擲出之有僧寓錢數萬於其室無何而僧死永一詣縣自言請以錢歸其弟子鄉人負債不肯償立焚其券行事類此兄大為醫助教居親喪不飲酒食肉終二年司馬光傳之以為今士大夫所難

列傳卷二百十八

列傳卷第二百十九

宋史四百六十

開府儀同三司柱國錄軍國重事前書有箱監修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修纂勅修

列女

朱娥

張氏

彭列女

郝節娥

朱氏

崔氏

趙氏

丁氏

項氏

王氏二婦

徐氏

榮氏

何氏

董氏

譚氏

劉氏

張氏

師氏

陳堂前 節婦廖氏 劉當可母

曾氏婦 王襄妻 涂端友妻

詹氏女 劉生妻 謝必妻

謝枋得妻 王真婦 趙淮妾

譚氏婦 吳中孚妻 呂仲洙女

林老女 童氏女 韓氏女

王氏婦 劉全子妻 七惜惜附

古者天子親耕教男子力作皇后親蠶教女子治生
王道之本風俗之原固有在矣男有塾師女有師氏
國有其官家有其訓然而詩書所稱男女之賢尚有

數也世道既降教典非古男子之志四方猶可降師
親友以為善女子生長環堵之中能著美行垂於汗
青豈易得哉故歷代所傳列女何可棄也考宋舊史
得列女若干作列女傳

朱娥者越州上虞朱回女也母早亡養于祖媪娥十
歲里中朱顏與媪競持刀欲殺媪一家驚潰獨娥號
呼突前擁蔽其媪手挽顏衣以身下墜顏刀曰寧殺
我毋殺媪也媪以娥故得脫娥連被數十刀猶手挽
顏衣不釋顏忿恚斷其喉以死事聞賜其家粟帛其
後會稽令董皆為娥立像于曹娥廟歲時配享焉

張氏鄂州江夏民婦里惡少謝師乞過其家持刀逼欲與爲亂曰從我則全不從則死張大罵曰庸奴可死不可它也至以刀斷其喉猶能走擒師乞以告隣人旣死朝廷聞之詔封旌德縣君表墳曰列女之墓賜酒帛令郡縣致奠

彭列女生洪州分寧農家從父泰入山伐薪父遇虎將不脫女拔刀斫虎奪其父而還事聞詔賜粟帛敕州縣歲時存問

郝節娥嘉州娼家女生五歲母娼苦貧賣於洪雅良家爲養女始笄母奪而歸欲令世其娼娥不樂娼曰

逼之娥曰少育良家習織作組紉之事又輒精巧粗可以給母朝夕欲求此身便終爲良可乎母益怒且箠且罵洪雅春時爲蠶叢祠娼與邑少年期因蠶叢具酒邀娥娼與娥徐往娥見少年倉皇驚走母挽粹不使去不得已留坐中時時顧酒食輒唾強飲之則嘔噦滿地少年卒不得侵凌暮歸過鷄鳴渡娥度他日必不可脫陽渴求飲自投于江以死鄉人謂之節娥云

朱氏開封民婦也家貧賣巾屨簪珥以給其夫夫日與俠少飲博不以家爲事犯法徙武昌父母欲奪而

嫁之朱曰何迫我如是耶其夫將行一夕自經死且
曰及吾夫未去使知我不爲不義屈也吳充時爲開
封府判官作阿朱詩以道其事

崔氏合肥包纒妻纒樞密副使拯之子早亡惟一稚
兒拯夫婦意崔不能守也使左右嘗其心崔蓬垢涕
泣出堂下見拯曰翁天下名公也婦得齒賤獲執澣
滌之事幸矣况敢汙家乎生爲包婦死爲包鬼誓無
它也其後稚兒亦卒母呂自荊州來誘崔欲嫁其族
人因謂曰喪夫守子子死孰守崔曰昔之留也非以
子也舅姑故也今舅歿姑老矣將舍而去乎呂怒詛

罵曰我寧死此決不獨歸須爾同往也崔泣曰母遠
來義不當使母獨還然到荊州儻以不義見迫必絕
於尺組之下願以屍還包氏遂偕去母見其誓必死
卒還包氏

趙氏貝州人父嘗舉學究王則反聞趙氏有殊色使
人劫致之欲納爲妻趙日號哭慢罵求死賊愛其色
不殺多使人守之趙知不脫乃紿曰必欲妻我宜擇
日以禮聘賊信之使歸其家家人懼其自殞得禍于
賊益使人守視賊具聘帛盛輿從來迎趙與家人訣
曰吾不復歸此矣問其故答曰豈有爲賊污辱至死

而尚有生理乎家人曰汝忍不為家族計趙曰第亡
患遂涕泣登輿而去至州解舉簾視之已自縊輿中
死矣尚書屯田員外郎孫寅有趙女詩

張晉卿妻丁氏鄭州新鄭人參知政事度五世孫也
靖康中與晉卿避金兵於大隗山金兵入山為所得
挾之鞍上丁自投于地戟手大罵連呼曰我死即死
耳誓不受辱於爾輩復挾上馬再三罵不已卒乃忽
然舉挺縱擊遂死杖下

項氏吉州吉水人居永昌里適同里孫氏宣和七年
為里胥所逮至中途欲侵凌之項引刀自刺而死郡

以聞詔贈孀人旌表其廬

王氏二婦汝州人建炎初金人至汝州二婦為所掠
擁置舟中遂投漢江以死屍皆浮出不壞人為收葬
之城外江上為双塚以表之

徐氏和州人閩中女也適同郡張弼建炎三年春金
人犯惟揚官軍望風奔潰多肆虜掠執徐欲汙之徐
瞋目大罵曰朝廷蓄汝輩以備緩急今敵犯行在既
不能赴難又乘時為盜我恨一女子不能引劍斷汝
頭以快衆憤肯為汝辱以苟活耶某速殺我賊慙恚
以及刺殺之投江中而去

蔡氏魏女第也自幼成人讀論語孝經能通大義
事父母孝歸將作監主簿馬元穎建炎二年賊張遇
寇儀真蔡與其姪及二女走惟揚姑素羸蔡扶掖不
忍舍俄賊至脅之不從賊殺其女脅之益急蔡厲聲
詬罵遂遇害

何氏吳人吳永年之妻也建炎四年春金兵道三吳
官兵遁去城中人死者五十餘萬永年與其姊及其
妻何奉母而逃母老待掖持而行卒為賊所得將繫
其姊及何何絀謂賊曰諸君何不武耶婦入東西惟
命爾賊信之行次水濱謂其夫曰我不負君遂投于

河其姊繼之

董氏沂州騰縣人許適劉氏子建炎元年盜李昱攻
剽滕縣悅其色欲亂之謔諭再三曰汝不我從當坐
汝萬改文終不屈遂斷其首劉氏子聞女死扶大慟
曰列女也葬之為立祠三年春盜馬進掠臨淮縣王
宣要其妻曹氏避之曹曰我聞婦人死不出閨房賊
至宣避之曹堅卧不起衆賊劫持之大罵不屈為所
害四年盜祝文聚衆於滁州襲承城掠人為糧東安
縣民丁國兵者及其妻為友所掠妻泣曰丁民族流
亡已盡乞存夫以續其祀賊遂釋夫而害之同時叛

卒揚就寇南劍州道出小常村掠一民婦欲與亂婦
毅然誓死不受污遂遇害棄屍道傍賊退人爲收瘞
屍所枕籍處跡宛然不滅身而則乾暗則濕或剖去
即復見覆以他土其迹愈明

譚氏英州真陽縣人曲江村士人吳琪妻也紹興五
年英州饑觀音山盜起攻剽鄉落琪竄去譚不能俱
與其女被執譚有姿色盜欲妻之譚怒罵曰爾輩賊
也我良家女豈若偶耶賊度無可奈何害之同時有
南雄李科妻謝氏保昌故村人囚於度盜中數日有
欲犯之謝嚙其面曰寧萬敗我不汝徇也盜怒剝之
而去

劉氏海州朐山人適同里陳公緒紹興末金人犯山
東郡縣震響公緒倡義來歸偶劉歸寧倉卒不得與
偕惟挈其子庚以行宋授以八品官後累功至正使
劉留北方音問不通或語之曰人言貴易交富易妻
今陳已貴必他娶矣盍改適曰吾知守吾志而已皇
卹乎他公緒亦不他娶子庚浸長輒思念涕泣傾家
貲結任俠奔走淮甸險阻備嘗如是者十餘年遂得
迎母以歸劉在北二十五年嘗緯蕭以自給

張氏羅江士人女其母楊氏寡居一日親黨有婚會

宋史列傳卷三十九
七
母女偕往其典庫雍乙者從行既就坐乙先歸會罷
楊氏歸則乙死于庫莫知殺者主名提點成都府路
刑獄張文饒疑楊有私懼為人知殺乙以滅口遂命
石泉軍劾治楊言與女同榻實無他遂逮其女考掠
無實吏乃掘地為坑縛母于其內旁列熾火間以水
沃之絕而復蘇者屢辭終不服一日女謂獄吏曰我
不勝苦毒將死矣願一見母而絕吏憐而許之既見
謂母曰母以清潔聞柰何受此污辱寧死箠楚不可
自誣女今死死將訟寃于天言終而絕於是石泉連
三日地大震有聲如雷天雨雪屋瓦皆落邦人震恐
甚官李志寧疑其獄夕具衣冠禱于天俄假寢坐廳
事恍有猿墜前驚寤呼吏卒索之不見志寧自念夢
兆非殺人者袁姓乎有門卒忽言張氏饋食之夫曰
袁大明日袁至使吏執之曰殺人者汝也袁色動遽
曰吾憐之久矣願就死問之云適盜庫金會雍歸遂
殺之楊乃得免時女死才數日也獄上郡榜其所居
曰孝感坊

師氏彭州永豐人父驥政和二年省試第一宣和中
為右正言十餘日凡七八䟽論權倖及廉訪使者之
害而去女適范世雍子孝純建炎初遷蜀至唐州方

城縣會賊朱顯終掠方城孝純先被害賊執師氏欲強之許以不死師罵曰我中朝言官女其可受賊辱吾夫已死宜速殺我賊知不可屈遂害之

陳堂前漢州雒縣王氏女節操行義為鄉人所敬但呼曰堂前猶私家尊其母也堂前年十八歸同郡陳安節歲餘夫卒僅有一子舅姑無生事堂前歛泣告曰人之有子在奉親克家爾今已無可奈何婦願幹蠶如子在日舅姑曰若然吾子不亡矣既葬其夫事親治家有法舅姑安之子日新年稍長延名儒訓導既冠入太學年三十卒二孫曰綱曰綬咸篤學有聞

初堂前歸陳夫之妹尚幼堂前教育之及笄以厚禮嫁遣舅姑亡妹求分財產堂前盡遺室中所有無靳色不五年妹所得財為夫所罄乃歸悔堂前為買田置屋撫育諸甥無異已子親屬有貧窶不能自存者收養婚嫁至三四十人自後宗族無慮百數里有故家甘氏貧而質其季女於酒家堂前出金贖之俾有所歸子孫遵其遺訓五世同居並以孝友儒業著聞乾道九年詔旌表其門閭云

廖氏臨江軍貢士歐陽希文之妻也紹興三年春盜起建昌號白瓊笠過臨江希文與妻共挾其母傳走

山中爲賊所追廖以身救姑使希文負之逃賊執廖氏廖正色叱之賊知不可屈揮刃斷其耳與臂廖猶謂賊曰爾輩叛逆至此我卽死爾輩亦不久屠戮語絕而什鄉人義而葬之號廖節婦墓是年盜彭友犯吉州龍泉李生妻梁氏義不受辱赴水而死

王氏利州路提舉常平司幹辦公事劉當可之母也紹定三年就養興元大元兵破蜀提刑龐授檄當可詣行司議事當可捧檄白母王氏毅然勉之曰汝食君祿豈可辭難當可行大元軍屠興元王氏義不辱大罵投江而死其婦杜氏及婢僕五人咸及于難當

○
可聞變奔赴江潁得母喪以歸詔贈和義郡大夫人曾氏婦晏汀州寧化人夫死守幼子不嫁紹定間寇破寧化縣令佐俱逃將樂縣宰黃埴令土豪王萬全王倫結約諸砦以拒賊晏首助兵給糧多所殺獲賊忿其敗結集愈衆諸砦不能禦晏乃依黃牛山傍自爲一砦一日賊遣數十人來索婦女金帛晏召其田丁諭曰汝曹衣食我家賊求婦女意實在我汝念主毋各當用命不勝卽殺我因解首飾悉與田丁田丁感激思奮晏自槌鼓使諸婢鳴金以作其勇賊復退敗鄰鄉知其可依挈家依黃牛山避難者甚衆有不

能自給者晏悉以家糧助之於是聚衆日廣復與倫萬全共措置析黃牛山爲五砦選少壯爲義丁有急則互相應援以爲犄角賊屢攻弗克所活老幼數萬人知南劔州陳鞞遣人遺以金帛晏悉散給其下又遺楮幣以勞五砦之義丁且借補其子名其砦曰萬安事聞詔特封晏爲恭人仍賜冠帔其子特與補承信郎

王袤妻趙氏饒州樂平人建炎中袤監上高酒稅金兵犯筠袤棄官逃去趙從之行遇金人縛以去繫袤夫婦於劉氏門而入剽掠劉室趙宛轉解縛并解袤謂袤曰君速去俄而金人出問袤安往趙他指以誤之金人追之不得怒趙欺已殺之袤方伏叢薄間望之悲痛歸刻趙像以葬袤後仕至孝順監鎮

涂端友妻陳氏撫州臨川人紹興九年盜起被驅入黃山寺賊逼之不從以刀加其頸叱曰汝輩鼠竊命若蜉蝣我良家子義豈爾辱縱殺我官兵卽至爾其免乎賊知不可屈乃幽之屋壁居數日族黨有得釋者咸齎金帛以贖其孥賊引端友妻令歸曰吾聞貞女不出閨閣今吾被驅至此何面目登涂氏堂復罵賊不絕竟死之

詹氏女蕪湖人紹興初年十七淮寇號一窠蜂倏破
縣女歎曰父子無俱生理我計決矣頃之賊至欲殺
其父兄女趨而前拜曰妾雖窶陋願執巾帚以事將
軍贖父兄命不然父子併命無益也賊釋父兄縛女
麾手使亟去無顧我我得侍將軍何所憾哉遂隨賊
行數里過市東橋躍身入水死賊相顧駭歎而去
劉生妻歐陽氏吉州安福人生居新樂鄉以事出惡
少來欲侵凌之歐陽不受辱而死邑人劉寬作詩以
弔之時紹興十年也同縣有朱雲孫妻劉氏姑病雲
孫割股肉作糜以進而愈姑復病劉亦割股以進又

愈尚書謝諤爲賦孝婦詩

謝泌妻侯氏南豐人始筭家貧事姑孝謹盜起焚里
舍殺人遠近逃避姑疾篤不能去侯號泣姑側盜逼
之侯曰寧死不從盜刃之仆溝中賊退漸蘇見一篋
在側發之皆金珠族婦以爲已物侯悉歸之婦分其
一以謝侯辭曰非我有不顧也後夫與姑俱亡子幼
父母欲更嫁之侯曰兒以賤婦人得歸隱居賢者之
門已幸矣忍去而使謝氏無後乎寧貧以養其子雖
餓死亦命也同縣有樂氏文父以鬻果爲業紹定二
年盜入境其父負舟挈家走建昌盜掠其舟將逼二

女俱不從一赴水死一見殺

謝枋得妻李氏饒州安仁人也色美而慧通文訓諸書嫁枋得事舅姑奉祭待賓皆有禮枋得起兵守安仁兵敗逃入閩中武高戶以枋得豪傑恐其扇變購補之根及其家人李氏携二子匿貴溪山荆棘中採草木而食至元十四年冬信兵蹤跡至山中令曰苟不獲李氏屠而墟李聞之曰豈可以我故累人吾出事塞矣遂就俘明年徙囚建康或指李言曰明當没入矣李聞之撫二子凄然而泣左右曰雖没入將不失爲官人妻何泣也李曰吾豈可嫁二夫耶顧謂二子曰若幸生還善事吾姑吾不得終養矣是夕解裙帶自經獄中死枋得母桂氏尤賢達自枋得逋播婦與孫逃遠方處之泰然無一怨語人問之曰義所當然也人稱爲賢母云

王貞婦夫家臨海人也德祐二年冬大元兵入浙東婦與其舅姑夫皆被執旣而舅姑與夫皆死主將見婦暫羨欲內之婦號慟欲自殺爲奪挽不得死夜令得囚婦人雜守之婦乃陽謂主將曰若以吾爲妻妾者欲令終身善事主君也吾舅姑與夫死而我不爲之哀是不天也不天之人若將焉用之願請爲服期即惟

命苟不聽我我終死耳不能爲若妻也主將恐其誠死許之然防守益嚴明年春師還挈行至嶧青楓嶺下臨絕壑婦待守者少齟齬指出血書字山石上南望慟哭自投崖下而死後其血皆漬入石間盡化爲石天且陰雨即墳起如始言時至治中朝廷旌之曰貞婦郡守立石祠嶺上易名曰清風嶺

趙淮妾長沙人也逸其姓名德祐中從淮戍銀樹堤淮兵敗俱執至瓜州元帥阿朮使淮招李庭芝淮陽諾至楊城下乃大呼曰李庭芝男子死耳毋降也元帥怒殺之棄其尸江濱妾俾一軍校帳中乃解衣中

金遺其左右且告之曰妾夙事趙運使今其死不葬妾誠不能忘情願因公言使掩埋之當終身事相公無憾矣軍校憐其言使數兵輿如江上妾聚薪焚淮骨置瓦缶中自抱持操小舟至急流仰天慟哭躍水而死

譚氏婦趙吉州永新人至元十四年江南旣內附永新復嬰城自守天兵破城趙氏抱嬰兒隨其舅姑同匿邑校中爲悍卒所獲殺其舅姑執趙欲汙之不可臨之以刃曰從我則生不從則死趙罵曰吾舅死於汝吾姑又死於汝吾與其不義而生寧從吾舅姑以

死耳遂與嬰兒同遇害血漬於禮殿兩楹之間入甕
爲婦人與嬰兒狀久而宛然如新或訝之磨以沙石
不滅又煨以熾炭其狀益顯

吳中辛妻隆興之進賢人少寡景定元年兵亂携孤
女自沈于縣之染步曰義不辱吾夫

呂仲洙女名良子泉州晉江人父得疾瀕殆女焚香
祝天請以身代割股爲粥以進時夜中羣鵲遶屋飛
噪仰視空中大星燁煜如月者三越翼日父瘳女弟
細良亦相從拜禱良子卻之細良恚曰豈姊能之兒
不能耶守真德秀嘉之表其居曰懿孝

林老女永春人及笄未昏紹定三年夏寇犯邑入山
避之猝遇寇欲汙之不從度不得脫給曰有金帛埋
於家盍同取之甫入門大呼曰吾寧死於家決不辱
吾身賊怒殺之越三日面如生

童八娜鄞之通遠鄉建輿人虎銜其大母女手拽虎
尾祈以身代虎爲釋其大母銜女以去始林栗侍親
官其地嘗目睹之已而爲守以聞于朝祠祀之

韓氏女字希孟巴陵人或曰丞相琦之裔少明慧知
讀書開慶元年大元兵至岳陽女年十有八爲卒所
掠將挾以獻其王將女知必不免竟赴水死越三日

得其尸於練裙帶有詩曰我質本瑚璉宗廟供蘋蘩
一朝嬰禍難失身戎馬間寧當血刃死不作衽席完
漢上有王猛江南無謝安長號赴洪流激烈摧心肝
王氏婦梁臨川人歸夫家才數月會大元兵至一夕
與夫約曰吾遇兵必死義不受汗辱若後娶當告我
頃之夫婦被掠有軍千戶強使從已婦給曰夫在仇
儷之情有所不忍乞歸之而後可千戶以所得金帛
與其婦而歸之并與一矢以却後兵約行十餘里千
戶卽之婦拒且罵曰斫頭奴吾與夫誓天地鬼神寔
臨之此身寧死不可得也因奮搏之乃被殺有同掠
脫歸者道其事越數年夫以無嗣謀更娶議輒不諧
因告其故妻夜夢妻曰我死後生某氏家今十歲矣
後七年當復爲君婦明日遣人聘之一言而合詢其
生與婦死年月同云

劉全子妻林氏福州福清人其父公遇知名士全子
爲福建招撫使起義兵事見林同傳全子亡命自經
死有司執其妻具反狀林叱曰林劉二族世爲宋臣
欲以忠義報國事不成天也何爲反乎汝知去歲有
以血書壁而死者乎是吾兄也吾與兄忠義之心則
一也死且求治汝於地下可生爲汝等凌辱耶遂遇

害

毛惜惜者高郵妓女也端平二年別將榮全率眾據城以畔制置使遣人以武翼郎招之全偽降欲殺使者方與同黨王安等宴飲惜惜耻於供給安斥責之惜惜曰初謂太尉降為太尉更生賀今乃閉門不納使者縱酒不法乃畔逆耳妾雖賤妓不能事畔臣全怒遂殺之越三日李虎破關禽全斬之并其妻子及王安以下預畔者百有餘人悉傳以法

列傳卷第二百十九

列傳卷第二百二十

宋史四百六十一

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錄軍國重事前中書右丞相監修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臣脫脫等奉勅修

方技上

趙脩已

王處訥

苗訓

馬韶

楚芝蘭

韓顯符

史序

周克明

劉翰

王懷隱

趙自化

馮文智

沙門洪蘊

蘇澄隱

丁少微

趙自然

昔者少皞氏之衰元黎亂德家爲巫史神人滑焉顛
頊氏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北正黎司地以屬民其
患遂息厥後三苗復棄典常帝堯命羲和脩重黎之
職絕據天邇其患又息然而天有玉相孤虛地有燥
濕高下人事有吉凶悔吝疾病札瘥聖人欲斯民趨
安而避危則巫醫不可廢也後世占候測驗厭禳縈
檜至於兵家遁甲風角鳥占與夫方士脩煉吐納導
引黃白房中一切煮蒿妖誕之說皆以巫醫爲宗漢
以來司馬遷劉歆又亟稱焉然而歷代之君臣一惑
於其言害於而國凶於而家靡不有之宋景德宣和

○
之世可鑒乎哉然則歷代方技傳脩而可以善其事
乎曰人而無恆不可以作巫醫漢嚴君平唐孫思邈
呂才言皆近道孰得而少之哉宋舊史有老釋符瑞
二志又有方技傳多言機祥今省二志存方技傳云
趙脩已開封浚儀人少精天文推步之學晉天福中
李守真掌禁軍領滑州節制表爲司戶參軍留門下
守真每出征脩已必從軍中占候多中奏試大理評
事賜緋漢乾祐中守真鎮蒲津陰懷異志脩已屢以
禍福諭之不聽遂辭疾歸鄉里明年守真果叛幕吏
多伏誅獨脩已得免朝廷知其能召爲翰林天文周

祖鎮鄴奏參軍謀會隱帝誅楊邠史弘肇等且將害周祖脩已知天命所在密謂周祖曰釁發蕭牆禍難斯作公擁全師臨巨屏臣節方立忠誠見疑今幼主信讒大臣受戮公位極將相居功高不賞之地雖欲殺身成仁何益於事不如引兵南渡詣闕自訴則明公之命是天所與也天與不取悔何可追周祖然之遂決渡河之計卽位以爲殿中省尚食奉御賜金紫改鴻臚少卿遷司天監顯德中累加檢校戶部尚書嘗遣副翰林學士承旨陶穀以御衣金帶戰馬器幣賜吳越錢俶宋初遷太府卿判監事上章告老優詔

不許建隆三年卒年七十一

王處訥河南洛陽人少時有老叟至舍煮洛河石如麵令處訥食之且曰汝性聰悟後當為人師又嘗夢人持巨鑑星宿燦然滿中剖腹納之覺而汗洽月餘心胷猶覺痛因留意星曆占候之學深究其旨晉未之辭避地太原漢祖時領節制辟置幕府卽位擢爲司天夏官正出補許田令召爲國子尚書博士判司天監事周祖嘗與處訥同事漢祖雅相厚善及自鄴舉兵入汴處命訪求處訥得之甚喜因問以劉氏祚短事對曰人君未得位嘗務寬大旣得位卽思復讐

漢氏據中土承正統以曆數推之其大祀猶永第以高祖得位之後多執讐殺人及夷人之族結怨天下所以運祚不長周祖蹶然大息適發兵圍漢大臣蘇逢吉劉銖等家待旦將行拏戮遽命止之逢吉已自殺止誅劉銖餘悉全活廣順中遷司天少監世宗以舊曆差舛俾處訥詳定曆成未上會樞密使王朴作欽天曆以獻頗為精密處訥私謂朴曰此曆且可用不夕即差矣因指以示朴朴深然之至建隆二年以欽天曆謬誤詔處訥別造新曆經三年而成為六卷太祖自製序命為應天曆處訥又以漏刻無準重定水稱及候中星分五鼓時刻俄遷少府少監太平興國初改司農少卿並判司天事六年又上新曆二十卷拜司天監歲餘卒年六十八子熙元

熙元幼習父業開寶中補司天曆筭端拱初改監丞累遷太子洗馬兼春官正加殿中丞景德中同判監事東封隨經度制置使詣祠所禮畢授權知司天少監祠汾陰真拜少監奉詔於後苑績陰陽事十卷上之真宗為製序賜名靈臺秘要及作詩紀之初上所修儀天曆秋官正趙昭益言其二年後必差又熒惑度數稍謬後果驗熙元頗伏其精一上嘗對宰相言

及曆筭事曰曆象陰陽家流之大者以推步天道平
秩人時為功且言昭益能專其業人鮮及也玉清昭
應宮成以祗事之勤抵司天監坐擇日差謬降為少
監以目疾改將作監致仕天禧二年卒年五十八
苗訓河中人善天文占候之術仕周為殿前散員右
第一直散指揮使顯德末從太祖北征訓視日上復
有一日夕相摩盪指謂楚昭輔曰此天命也夕次陳
橋太祖為六師推戴訓皆預白其事既受禪擢為翰
林天文尋加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工部尚書年七十
餘卒子守信

守信少習父業補司天曆筭尋授江安縣主簿改司
天臺主簿知筭造太平興國中以應天曆小差詔與
冬官正吳昭素主簿劄內真造新曆及成太宗命衛
尉少卿元象宗與明律曆者同校定賜號乾元曆頗
為精密皆優賜東帛雍熙中遷冬官正端拱初改太
子洗馬判司天監淳化二年守信上言正月一日為
一歲之首每月八日天帝下巡人世察善惡太歲日
為歲星之精人君之象三元日上元天官中元地官
下元水官各主錄人之善惡又春戊寅夏甲午秋戊
申冬甲子為天赦日及上慶誕日皆不可以斷極刑

事下有司議行未幾轉殿中丞權少監事立本品之
下俄賜金紫至道二年上以梁雍宿兵彌歲凶歉
心憂之令宰相召守信問以天道咎證所在守信奏
曰臣仰瞻玄象及推驗太一經曆宮分其荆楚吳越
交廣並皆安寧自來五緯陵犯慧星見及水神太一
臨井鬼之間屬秦雍分及梁益之地民罹其災水神
太一來歲入燕分歲在房心正當京都之地自茲朝
野有慶詔付史館明年真授少監咸平三年卒年四
十六子舜卿為國子博士

馬韶趙州平棘人習天文三式開寶中太宗以晉王
尹京申嚴私習天文之禁韶素與太宗親吏程德玄
善德玄每戒韶不令及門九年冬十月十九日既夕
韶忽造德玄恐甚詰其所以來韶曰明日乃晉

王利見之辰韶故以相告德玄惶駭止韶入室遽入
白太宗太宗命德玄以人防守之將聞于太祖及詰
旦太宗入謁果受遺踐阼韶以赦獲免踰月起家為
司天監主簿太平興國二年擢太僕寺丞改秘書省
著作佐郎歷太子中允秘書丞出為平恩令歸朝復
守舊任與楚芝蘭同判司天監事就遷太常博士淳
化五年坐事出為博興令移長山令秩滿歸鄉里卒

於家

楚芝蘭汝州襄城人初習三禮忽自言遇有道之士教以符天六壬遁甲之術屬朝廷博求方技詣闕自薦得錄為學生以占候有據擢為翰林天文授樂源縣主簿遷司天春官正判司天監事占者言五福太一臨吳分當於蘇州建太一祠芝蘭獨上言京師帝王之都百神所集且今京城東南一舍地名蘇村若於此為五福太一建宮萬乘可以親謁有司便於祇事何為遠趨江外以蘇臺為吳分乎輿論不能奪遂從其議仍令同定本宮四時祭祀儀及醮法宮成特

遷尚書工部員外郎賜五品服淳化初與馬韶同判監俱坐事芝蘭出為遂平令卒年六十錄其子繼芳為城父縣主簿

韓顯符不知何許人少習三式善察晷辰象補司天監生遷靈臺郎累加司天冬官正顯符專渾天之學淳化初表請造銅渾儀候儀詔給用度俾顯符規度擇匠鑄之至道元年渾儀成於司天監築臺置之賜顯符雜絲五十匹顯符上其法要十卷序之云伏羲氏立渾儀測北極高下量日影短長定南北東西觀星間廣狹帝堯卽位羲氏和氏立渾儀定曆象日月

星辰欽授民時使知緩急後及虞舜測璇璣玉衡以
齊七政通占又云撫渾儀觀天道萬象不足以爲多
是知渾儀者實天地造化之準陰陽曆數之元自古
聖帝明王莫不用是精詳天象預知差忒或鑄以銅
或飾以玉置之內庭遣日官近臣同窺測焉自伏羲
甲寅年至皇朝大中祥符三年庚戌歲積三千八百
九十七年五帝之後訖今明曆象之玄知渾天之奧
者近十餘朝考而治之臻至妙者不過四五自餘徒
誇重於一日不深圖於久要致使天象無準曆筭漸
差占候不同盈虛難定陛下講求廢墜爰造渾儀漏

刻星躔曉然易辯若人目規於下則銅管運於上七
曜之進退盈縮衆星之次舍遠近占逆順明吉凶然
後脩福俾順其度省事以退其災悉由斯器驗之昔
漢洛下閎修渾儀測太初曆云後五百年必當重製
至唐李淳風果合前契貞觀初淳風又言前代渾儀
得失之差因令銅鑄七年太宗起凝暉閣於禁中俾
侍臣占驗旣在宮掖人莫得見後失其處所玄宗命
沙門一行修大衍曆蓋以渾儀爲證又有梁令瓚造
渾儀木式一行謂其精密思出古人遂以銅鑄今文
德殿鼓樓下有古本銅渾儀一制極踈略不可施用

且曆象之作非渾儀無以考真偽筭造之士非占驗不能究得失渾儀之成則司天歲上細行曆益可致其詳密其制有九事具天文志自是顯符專測驗渾儀累加春官正又轉太子洗馬大中祥符三年詔顯符擇監官或子孫可以授渾儀法者顯符言長子監生承矩善察躔度次子保章正承規見知筭造又主簿杜貽範保章正楊惟德皆可傳其學詔顯符與貽範等參驗之顯符後改殿中丞兼翰林天文六年卒年七十四又詔監丞丁文泰嗣其事焉

史序字正倫京兆人善推步曆筭太平興國中補司

天學生太宗親校試擢為主簿稍遷監丞賜緋魚隸翰林天文院雍熙二年廷試中選者二十六人而序為之首命知筭造又知監事淳化三年司天鄭昭宴言臣測金火行度須有相犯今驗之天而火行漸南金度漸北有若相避遂不相犯序又言木火金三星初夜在午木在東火在中金最西漸北行去火尺餘此國家欽宗天道聖德所感也序後累遷夏官正河西環慶二路隨軍轉運太子洗馬修儀天曆上之又嘗纂天文曆書為十二卷以獻改殿中丞賜金紫俄權監事景德二年遷權知少監大中祥符初即真三

年卒年七十六序慎密勤職在監三十年未嘗有過
衆頗稱之

周克明字昭文曾祖德扶唐司農卿祖傑開成中進
士解褐獲嘉尉歷弘文館校書郎中和中禧宗在蜀
傑上書言治亂萬餘言擢水部員外郎三遷司農少
卿傑精於曆筭嘗以大衍曆數有差因敷衍其決著
極衍二十四篇以究天地之數時天下方亂傑以天
文占之惟嶺南可以避地乃遣其弟號求為封州錄
事參軍傑天復中亦棄官携家南適嶺表劉隱素聞
其名每令占候天文災變傑自以年老嘗策名中朝

耻以星曆事僭偽乃謝病不出龔襲位疆起之令知
司天監事因問國祚修短傑以周易筮之得比之復
曰卦有二土土數生五成於十二五相比以歲言之
當五百五十龔大喜賞賚甚厚龔以梁貞明三年僭
號至開寶四年國滅止五十五年蓋傑舉成數以避
害耳大有中遷太常少卿卒年九十餘傑生茂元亦
世其學事龔至司天少監歸宋授監丞而卒即克明
之父也克明精於數術凡律曆天官五行讖緯及三
式風雲龜筮之書靡不究其指要開寶中授司天六
壬改臺主簿轉監丞五遷春官正克明頗脩詞藻喜

藏書景德初賞獻所著文十編召試中書賜同進士
出身三年有大星出氏西衆莫能辨或言國皇妖星
為兵凶之兆克明時使嶺表及還亟請對言臣按天
文錄荊州占其星名曰周伯其色黃其光煌煌然所
見之國大昌是德星也臣在塗聞中外之人頗惑其
事願許文武稱慶以安天下心上嘉之即從其請拜
太子洗馬殿中丞皆兼翰林天文又權判監事屬修
兩朝國史其天文律曆事命克明參之大中祥符九
年坐本監擇日差互例降為洗馬天禧元年夏火犯
靈臺克明語所親曰去歲太白犯靈臺掌曆者悉被
降譴上天垂象深可畏也今熒惑又犯之吾其不起
乎八月疽發背卒年六十四克明久居司天之職頗
勤慎凡奏對必據經盡言及卒上頗悼惜遣內侍諭
其壻直龍圖閣馮元令主喪事賜賻甚厚初諸僭國
皆有纂錄獨嶺南闕焉惟胡賓王胡元興二家纂述
皆不之備克明訪耆舊采碑誌孳孳著撰裁十數卷
書未成而卒

劉翰滄州臨津人世習醫業初攝護國軍節度巡官
周顯德初詣闕獻經用方書三十卷論候十卷今體
治世集二十卷世宗嘉之命為翰林醫官其書付史

館再加衛尉寺主簿太祖北征命翰從行建隆初加朝散大夫鴻臚寺丞時太祖求治事皆覈實故方技之士必精練乾德初令太常寺考校翰林醫官藝術以翰爲優絀其業不精者二十六人自後又詔諸州訪醫術優長者籍其名仍量賜裝錢所在厨傳給食遣詣闕開寶五年太宗在藩邸有疾命翰與馬志視之及愈轉尚藥奉御賜銀器緡錢鞍勒馬嘗被詔詳定唐本草翰與道士馬志醫官翟煦張素吳復珪王光祐陳昭遇同議凡神農本經三百六十種名醫錄一百八十二種唐本先附一百一十四種有名無用

一百九十四種翰等又叅定新附一百三十三種旣成詔翰林學士中書舍人李昉戶部員外郎知制誥王祐左司員外郎知制誥扈蒙詳覆畢上之昉等序之曰三墳之書農預其一百藥旣辯本草序其錄舊經三卷世所流傳名醫別錄互爲編纂至梁陶弘景乃以別錄叅其本經朱墨雜書時謂明白而又考彼功用爲之注釋列爲七卷南國行焉逮乎有唐別加叅校增藥餘八百味添注爲二十卷本經漏切則補之陶氏誤說則證之然而載歷年祀又踰四百朱字墨字無本得同舊注新注其文互闕非聖主撫大統

之運永無疆之休其何以改而正之哉乃命盡考傳
誤刊爲定本類例非允從而革焉至如筆頭灰兔毫
也而在草部今移附兔頭骨之下半年天河地漿皆水
也亦在草部今移附土石類之間敗鼓皮移附於獸
名梧桐淚改從於木類紫鑛亦木也自玉石品而改
焉伏翼實禽也由蟲魚部而移焉橘柚附於果實食
鹽附於光鹽生薑乾薑同歸一類至於雞腸繫萋陸
英蒴藿以類相似從而附之仍採陳藏器拾遺李含
光音義或窮源於別本或傳效於醫家參而較之辯
其臧否至如突屈白舊說灰類今是木根天麻根解

似赤箭今又全異去非取是特立新條自餘刊正不
可悉數下採衆議定爲印板乃以白字爲神農所說
墨字爲名醫所傳唐附今附各加顯注詳其解釋審
其形性證謬誤而辯之者署爲今注考文意而述之
者又爲今按義旣判定理亦詳明今以新舊藥合九
百八十四種并目錄二十一卷廣頒天下傳而行焉
翰後加檢校工部員外郎太平興國四年命爲翰林
醫官使再加檢校戶部郎中雍熙二年滑州劉遇疾
詔翰馳往視之翰還言遇必廖旣而卽死坐責受和
州團練副使端拱初起爲尚藥奉御淳化元年復爲

醫官使卒年七十二

王懷隱宋州睢陽人初爲道士住京城建隆觀善醫
診太宗尹京懷隱以湯劑祇事太平興國初詔歸俗
命爲尚藥奉御三遷至翰林醫官使三年吳越遣子
惟濬入朝惟濬被疾詔懷隱視之初太宗在藩邸暇
日多留意醫術藏名方千餘首皆嘗有驗者至是詔
翰林醫官院各具家傳經驗方以獻及萬餘首命懷
隱與副使王祐鄭奇醫官陳昭遇參對編類每部以
隋太醫令巢元方病源候論冠其首而方藥次之成
一百卷太宗御製序賜名曰太平聖惠方仍令鏤板

頒行天下諸州各置醫博士掌之懷隱後數年卒昭
遇本嶺南人醫術尤精驗初爲醫官領溫水主簿後
加光祿寺丞賜金紫

趙自化本德州平原人高祖嘗爲景州刺史後舉家
陷契丹父知崑脫身南歸寓居洛陽習經方名藥之術
又以授二子自正自化周顯德中偕來京師悉以醫術
稱知崑卒自正試方技補翰林醫學會秦國長公至
疾有薦自化診候者疾愈表爲醫學再加尚藥奉御
淳化五年授醫官副使時召陳州隱士萬適至館于
自化家會以適補慎縣主簿適素彊力無疾詔下日

自化怪其色變為切脉曰君將死矣不數日適果卒
至道中有布衣鄭元輔者嘗依自化之姻吏部令史
張崇敏家元輔時從自化丐索無所得心銜之乃詣
檢上書告自化漏泄禁中語及指斥非所宜言等事
太宗初甚駭命王繼恩就御史府鞫之皆無狀斬元
輔於都市自化坐交游非類黜為郢州團練副使未
幾復舊職咸平三年加正使景德初雍王元份洎晉
國長公主並上言自化藥餌有功請加使秩領遙郡
上以自化居太醫之長不當復為請求令樞密院召
自化戒之雍王薨坐診治無狀降為副使二年復舊

官是冬卒年五十七遺表以所撰四時養願錄為獻
真宗改名調膳攝生圖仍為製序自化頗善為篇什
其貶郢州也有漢沔詩集五卷宋白李若拙為之序
又嘗續自古以方技至貴仕者為名醫顯秩傳三卷
馮文智并州人世以方技為業太平興國中詣都自
陳召試補醫學加樂源縣主簿端拱初授少府監主
簿逾年轉醫官加少府監丞嘗隸并代部署淳化五
年府州折御卿疾文智診療獲愈御卿表薦之賜緋
加光祿寺丞咸平三年明德太后不豫文智侍醫既
愈加尚藥奉御賜金紫六年直翰林醫官院東封轉

醫官副使祀汾陰又加檢校主客員外郎大中祥符
五年卒年六十自建隆以來近臣皇親諸大校有疾
必遣內侍挾醫療視群臣中有特被眷遇者亦如之
其有效者效者或遷秩賜服色邊郡屯帥多遣醫學
隨行三年一代出師及使境外貢院鎖宿皆令醫官
隨之京城四面分遣翰林祗候療視將士暑月即令
醫官合藥與內侍分詣城門寺院散給軍民上每便
坐閱兵有被金瘡者即令醫官處療咸平中有軍士
嘗中流矢自頰貫耳衆醫不能取醫官闇文顯以藥
傅之信宿而鏃出上嘉其能命賜緋又有醫學劉贊

亦善此術天武右廂都指揮使韓昚從太祖征晉聞
弩矢貫左髀鏃不出幾三十年景德初上遣贊視昚
贊傳以藥出之步履如故昚請見自陳感激願得死
所又極稱贊之妙特賜贊白金遷醫官

沙門洪蘊本姓藍潭州長沙人母翁初以無子專誦
佛經既而有娠生洪蘊年十三詣郡之開福寺沙門
智已求出家習方技之書後遊京師以醫術知名太
祖召見賜紫方袍號廣利太師太平興國中詔購醫
方洪蘊錄古方數十以獻真宗在蜀邸洪蘊嘗以方
藥謁見咸平初補右街首座累轉左街副僧錄洪蘊

尤工診切每先歲時言人生死無不應湯劑精至貴
戚大臣有疾者多詔遣診療景德元年卒年六十八
又有廬山僧法堅亦以善醫著名久遊京師嘗賜紫
方袍號廣濟大師後還山景德二年以雍王元份久
被疾召赴闕至則元份已薨法堅復歸山而卒

蘇澄隱字棲真真定人為道士住龍興觀得養生之
術年八十餘不衰老後唐明宗嘗下詔召之又令宰
相馮道致書諭旨曆清泰天福中繼有聰命並辭疾
不至開運末契丹主兀欲立求有名稱僧道加以恩
命惟澄隱不受當時公卿自馮道李崧和凝而陛下

在鎮陽日造其室與談宴各賦詩以贈周廣順顯德
中詔存問之太祖征太原還駐蹕鎮陽召見行宮命
中使掖升殿謂之曰京師作建隆觀思得有道之士
居之師累辭召命豈懷上耶對曰大梁帝宅浩穰繁
會非林泉之士所可寄跡也上察其意亦不彊之賜
茶百斤絹二百匹又幸其觀問曰師年踰八十而氣
貌益壯善養生者也因問其術對曰臣之養生不過
精思練氣耳帝王養生卽異於是老子曰我無爲而
民自化我無欲而民自正無爲無欲凝神太和昔黃
帝唐堯享國永年得此道也上大悅賜紫衣一襲銀

器五百兩帛五百匹年僅百歲而卒

丁少微亳州真源人爲道士持齋戒奉科儀尤爲精至嘗隱華山潼谷密邇陳搏所居與搏齊名少微志尚清潔搏嗜酒適性其道不同未嘗相往還少微善服氣多餌藥年百餘歲康強無疾始卜居山上起壇場淨室通夕朝禮五十餘年未嘗稍懈太平興國三年召赴闕以金丹巨勝南芝玄芝爲獻留數月遣還山七年冬卒

趙自然太平繁昌人家荻港旁以鬻茗爲業本名王九始十三疾甚父抱詣青華觀許爲道士後夢一人

狀貌魁偉綸巾素袍鬚髮斑白自云姓陰引之登高山謂曰汝有道氣吾將教汝辟穀之法乃出青柏枝令啗夢中食之及覺遂不食神氣清爽每聞火食氣卽嘔惟生果清泉而已歲餘復夢向者老人教以篆書數百字寤悉能記寫以示人皆不能識或云此非篆也乃道家符錄耳當爲元道歌言脩煉之要知州王洞表其事太宗召赴闕親問之賜道士服改名自然賚錢三十萬月餘遣還住青華觀後因病飲食如故大中祥符二年詔曰如聞自然頗精脩養之術委發轉使楊覃訪其行迹命內侍武永全召至闕下屢

得對賜紫衣改青華觀曰延禧自然以母老求還侍
養許之大中祥符中又有鄭榮者本禁軍戍壁州還
夜遇神人謂曰汝有道氣勿火食因授以醫術救人
七年賜名自清度爲道士居上清宮所傳藥能愈大
風疾民多求之皆刺臂血和餅給焉又有秦州民家
子趙抱一者常牧羊田間一夕有叩門召之者以杖
引行杖端有氣如煙其香可悅俄至山崖絕頂見數
人會飲音樂交奏與人間無異抱一駭而不測會巡
檢司過其下聞樂聲疑羣盜歡聚集村民梯崖而上
至則無所覩抱一獨在援以下之具言其故凡經夕
若俄頃自是不喜熟食凡火化者未嘗歷口茹甘菊
柏葉果實并泉間亦飲酒貌如嬰兒素不習文墨口
占辭句頗成篇詠有道家之趣遂不親農事野行露
宿大中祥符四年至京師猶州角詔賜名度爲道士
自是間歲或一至京師常令居太一宮與人言多養
生事焉

列傳卷第二百二十一

宋史四百六十二

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錄軍國事前中書省丞相監修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呂昉等奉

勅修

方技下

賀蘭棲真

柴通玄

甄棲真

楚衍

僧志言

僧懷丙

許希

龐安時

錢乙

僧智緣

郭天信

魏漢津

王老志

王仔昔

林靈素

皇甫坦

王克明

莎衣道人

孫守榮

賀蘭棲真不知何許人為道士自言百歲善服氣不
憚寒暑往往不食或時縱酒遊市鄠間能啖肉至數
斤始居嵩山紫虛觀後徙濟源奉仙觀張齊賢與之
善景德二年詔曰師棲身巖壑抗志烟霞觀心衆妙
之門脫屣浮雲之外朕奉希夷而為教法清靜以臨
民思得有道之人訪以無為之理久懷上士欲覲真
風爰命使車往申禮聘師其暫別林谷來儀闕庭必
副招延無憚登涉今遣入內內品李懷贇召師赴闕
既至真宗作二韻詩賜之號宗玄大師賚以紫服白

金茶帛香藥特蠲觀之田租度其侍者未幾求還舊
居大中祥符三年卒時大雪經三日頂猶熱人多異
之

柴通玄字又玄陝州閿鄉人為道士於承天觀年百
餘歲善辟穀長嘯唯飲酒言唐末事歷歷可聽太宗
召至闕下懇求歸本觀真宗即位屢來京師召對語
無文飾多以脩身慎行為說祀汾陰召至行在命坐
問以無為之要所居觀即唐軒遊宮有明皇詩石及
所書道德經二碑上作二韻詩賜之并賚以茶藥束
帛詔為脩道院蠲其田租度弟子二人明年春通玄

作遺表自稱羅山太一洞主遣弟子張守元李守一詣闕以龜鶴爲獻又召官僚士庶言生死之要夜分盥濯燃香庭中望闕而坐遲明卒時又召河中草澤劉巽華山隱士鄭隱敷水隱士李寧巽年七十餘以經傳講授躬耕自給授大理評事致仕賜綠袍笏銀帶隱以經術爲業遇道士傳辟穀鍊氣之法脩習頗驗居華山王刁巖踰二十年冬夏裳衣皮裘寧精於藥術老而不衰常以藥施人人以金帛爲報輒拒之景德中萬安太后不豫驛召寧赴闕未至而后崩大中祥符四年賜號正晦先生上並作詩爲賜加以茶藥


繒帛獨隱辭賜物不受

甄棲真字道淵單州單父人博涉經傳長於詩賦一應進士舉不中第歎曰勞神敝精以追虛名無益也遂棄其業讀道家書以自樂初訪道於牢山華蓋先生久之出遊京師因入建隆觀爲道士周歷四方以藥術濟人不取其報祥符中寓居晉州性和靜無所好惡晉人愛之以爲紫極宮主年七十有五遇人或以爲許元陽語之曰汝風神秀異有如人筮雖老矣尚可仙也因授鍊形養元之訣且曰得道如反掌第行之惟艱汝勉之棲真行之二三年漸反童顏攀高

攝危輕若飛舉乾興元年秋謂其徒曰此歲之暮吾當逝矣卽宮西北隅自斃殯室室成不食一月與平居所知叙別以十二月二日衣紙衣臥磚榻卒人未之奇也及歲久形如生衆始驚傳以爲尸解棲真自號神光子與隱人海蟾子者以詩往還論養生秘術目曰還金篇凡兩卷

楚衍開封阼城人少通四聲字母里人柳曜師事衍里中以先生目之衍於九章緝古綴術海島諸筭經尤得其妙明相法及聿斯經善推步陰陽星歷之數問語休咎無不中自陳試宣明曆補司天監學生遷

保章正天聖初造新曆衆推衍明歷數授靈臺郎與掌曆官宋行古等九人製崇天曆進司天監丞入隸翰林天文皇祐中同造司辰星漏曆十二卷久之與周琮同管勾司天監卒無子有女亦善筭術

僧志言自言姓許壽春人落髮東京景德寺七俱眠院事清璲  勤苦志言忽造璲跪前願爲弟子璲見其相貌奇古直視不瞬心異之爲授具戒然動止軒昂語笑無度多行市里褰裳疾趨舉指書空佇立良久時從屠酤遊飲啗無所擇衆以爲狂璲獨曰此異人也人有欲爲齋施輒先知以至不召款門指名

取供温州人林仲方自其家以摩衲來獻舟始及岸
遽來取去仁宗每延入禁中徑登坐結趺飯畢遽出
未嘗揖也王公士庶召即赴然莫與交一言者或陰
卜休咎書紙揮翰甚疾字體道壯初不可曉其後多
驗仁宗春秋漸高嗣未立默遣內侍至言所言所書
有十三郎字人莫測何謂後英宗以濮王第十三子
入繼衆始悟大宗正守節請書言不顧迫之得潤州
字未幾守節薨贈丹陽郡王見寺童義懷撫其背曰
德山臨濟懷旣落髮住天衣說法大爲學者所宗其
前知多類此普淨院施浴夜漏初盡門扉未啓方迎

佛而浴室有人聲往視則言在焉有具齋薦鱗者并
食之臨流而吐化爲小鮮群泳而去海客遇風且沒
見僧操纆引舶而濟客至都下遇言忽謂之曰非我
汝奈何客記其貌真引舟者也興曹州士趙崇善後
崇棄官隱居番禺人傳崇與言數以偈頌相寄萬里
間輒數日而達崇死亦盛夏身不壞言將死作頌不
可曉已而曰我從古始成就逃多國土今南國矣仁
宗遣內侍以真身塑像置寺中榜曰顯化禪師其後
善厚者禮之見額上熒然有光就視之得舍利
僧懷丙真定人巧思出天性非學所能至也真定構

木為浮圖十三級勢尤孤絕既久而中級大柱壞欲西北傾他匠莫能為懷丙度短長別作柱命衆工維而上已而部衆工以一介自從閉戶良久易柱下不聞斧鑿聲趙州汶河鑿石為橋鎔鐵貫其中自唐以來相傳數百年大水不能壞歲久鄉民多盜鑿鐵橋遂歎倒計千夫不能正懷丙不役衆工以術正之使復故河中府浮梁用鐵牛八維之一牛且數萬斤後水暴漲絕梁牽牛沒于河募能出之者懷丙以二大舟實土夾牛維之用大木為權衡狀鈎牛徐去其上舟浮牛出轉運使張勳以聞賜紫衣尋卒

許希開封人以醫為業補翰林醫學景祐元年仁宗不豫侍醫數進藥不效人心憂恐冀國大長公主薦希希診曰鍼心下包絡之間可亟愈左右爭以為不可諸黃門祈以身試試之無所害遂以鍼進而帝疾愈命為翰林醫官賜緋衣銀魚及器幣希拜謝已又西嚮拜帝問其故對曰扁鵲臣師也今者非臣之功殆臣師之賜安敢忘師乎乃請以所得金與扁鵲廟帝為築廟于城西隅封靈應侯其後廟益完學醫者歸趨之因立大醫局于其傍希至殿中省尚藥奉御卒著神應鍼經要訣行于世錄其子宗道至內殿崇

班

龐安時字安常蘄州蘄水人兒時能讀書過目輒記父世醫也授以脉訣安時曰是不足為也獨取黃帝扁鵲之脉書治之未久已能通其說時出新意辯詰不可屈父大驚時年猶未冠已而病瞶乃益讀靈樞太素甲乙諸秘書凡經傳百家之涉其道者靡不通貫嘗曰世所謂醫書予皆見之惟扁鵲之言深矣蓋所謂難經者扁鵲寓術於其書而言之不詳意者使後人自求之歟予之術蓋出於此以之視淺深決死生若合符節且察脉之要莫急於人迎寸口是二脉

陰陽相應如兩引繩陰陽均則繩之大小等故定陰陽於喉手配覆溢於尺寸寓九候於浮沉分四溫於傷寒此皆扁鵲略開其端而予參以內經諸書考究而得其說審而用之順而治之病不得逃矣又欲以術告後世故著難經辨數萬言觀草木之性與五藏之宜秩其職任官其寒熱班其奇偶以療百疾著主對集一卷古今異宜方術脫遺備陰陽之變補仲景論藥有後出古所未知今不能辨嘗試有功不可遺也作本草補遺為人治病率十愈八九踵門求診者為辟邸舍居之親視飭粥藥物必愈而後遣其不可

爲者必實告之不復爲治活人無數病家持金帛來謝不盡取也嘗詣舒之桐城有民家婦孕將產七日而子不下百術無所效安時之弟子李百全適在傍舍邀安時往視之纔見卽連呼不死令其家人以湯溫其腰腹自爲上下拊摩孕者覺腸胃微痛呻吟間生一男子其家驚喜而不知所以然安時曰兒已出胞而一手誤執母腸不復能脫故非符藥所能爲吾隔腹捫兒手所在鍼其虎口旣痛卽縮手所以遽生無他術也取兒視之右手虎口鍼痕存焉其妙如此有問以華佗之事者曰術若是非人所能爲也其史

之妄乎年五十八而疾作門人請自視脉笑曰吾察之審矣且出入息亦脉也今胃氣已絕死矣遂屏卻藥餌後數日與客坐語而卒

錢乙字仲陽本吳越王俶支屬祖從北遷遂為鄆州人父穎善醫然嗜酒喜游一旦東之海上不返乙方三歲母前死姑嫁呂氏哀而收養之長誨之醫告乃以家世卽泣請往迹尋凡八九反積數歲遂迎父以歸時已三十年矣鄉人感慨賦詩咏之其事呂如事父呂沒無嗣為收葬行服乙始以顛顛方著名至京師視長公主女疾授翰林醫學皇子病瘵癡乙進黃

土湯而愈神宗召問黃土所以愈疾狀對曰以土勝水水得其平則風自止帝悅擢太醫丞賜金紫由是公卿宗戚家延至無虛日廣親宗子病診之曰此可母藥而愈其幼在傍指之曰是且暴疾驚人後三日過午可無恙其家恚不荅明日幼果發癇甚急召乙治之三日愈問其故曰火色直視心與肝俱受邪過午者所用時當更也王子病溫泄他醫與剛劑加喘焉乙曰是本中熱脾且傷奈何復燥之將不得前後洩與之石膏湯王不信謝去信宿寢劇竟如言而效士病欬面青而光氣哽哽乙曰肝乘肺此逆候也若

秋得之可治今春不可治其人祈哀強予藥明日曰吾藥再瀉肝而不少却三補肺而益虛又加脣白法當三日死今尚能粥當過期居五日而絕孕婦病醫言胎且墮乙曰娠者五藏傳養率六旬乃更誠能候其具偏補之何必墮已而母子皆得全又乳婦因悸而病既瘳目張不得瞑乙曰煖郁李酒飲之使醉即愈所以然者目系內連肝膽恐則氣結膽衡不下郁李能去結隨酒入膽結去膽下則目能瞑矣飲之果驗乙本有羸疾每自以意治之而後甚歎曰此所謂周痺也入藏者死吾其已夫既而曰吾能移之使在

未因自製藥日夜飲之左手足忽攣不能用喜曰可矣所親登東山得茯苓大踰斗以法噉之盡由是雖偏廢而風骨悍堅如全人以病免歸不復出乙爲方不名一師於書無不闕不靳靳守古法時度越縱舍卒與法會尤邃本草諸書辨正闕誤或得異藥問之必爲言生出本末物色名貌差別之詳退而考之皆合末年攣痺寢劇知不可爲召親戚訣別易衣待盡遂卒年八十二

僧智緣隨州人善醫嘉祐末召至京師舍于相國寺每察脉知人貴賤禍福休咎診父之脉而能道其子吉凶所言若神士大夫爭造之王珪與王安石在翰林珪疑古無此安石曰昔醫和診晉侯而知其良臣將死夫良臣之命乃見於其君之脉則視父知子亦何足怪哉熙寧中王韶謀取青唐上言蕃族重僧而僧結吳叱臘主部帳甚衆請智緣與俱至邊神宗召見賜白金遣乘傳而西遂稱經略大師智緣有辯口徑入蕃中說結吳叱臘歸化而他族俞龍珂禹藏訥令支等皆因以書款韶頗忌惡之言其撓邊事召還以爲右街首坐卒

郭天信字佑之開封人以技隸太史局徽宗爲端王

嘗退朝天信密遮白曰王當有天下既而即帝位因得親暱不數年至樞密都承旨節度觀察留後其子中復為閣門通事舍人許陪進士徑試大廷擢秘書省校書郎未幾天信覺已甚乞還武爵又從之政和初拜定武軍節度使祐神觀使頗與聞外朝政事見蔡京亂國每託天文以撼之且云日中有黑子帝甚懼言之不已京由是黜張商英方有時望天信往往稱於內朝商英亦欲借左右游談之助陰與相結使僧德洪輩道達語言商英勸帝節儉稍裁抑僧寺帝始敬畏之而近侍積不樂聞言浸潤春日衰京黨因

是告商英與天信漏泄禁中語言天信先發端窺伺上肯動息必報乃從外庭決之無不如志商英遂罷御史中丞張克公復論之詔貶天信昭化軍節度副使單州安置命宗康年守單幾其起居再貶行單司馬竄新州又徙康年使廣東天信至數月死京已再相猶疑天信挾術多能死未必實令康年選吏發棺驗視焉

魏漢津本蜀黠卒也自言師事唐仙人李良號李八百者授以鼎鑪之法嘗過三山龍門聞水聲謂人曰其下必有玉即脫衣沒水抱石而出果玉也皇祐中

與房庶俱以喜樂爲時既逸方定黍律不獲用崇寧
初猶在朝廷方協考鍾律得召見獻樂議言得黃帝
夏禹聲爲律身爲度之說謂人主稟賦與衆異請以
帝指三節三寸爲度定黃鍾之律而中指之徑圍則
度量權衡所自出也又云聲有太有少太者清聲陽
也天道也少者濁聲陰也地道也中聲在其間人道
也合三才之道備陰陽奇偶然後四序可得而調萬
物可得而理當時以爲迂怪蔡京獨神之或言漢津
本范鎮之役稍窺見其制作而京託之於李良云於
是請先鑄九鼎次鑄帝坐大鍾及二十四氣鍾四

三月鼎成賜號冲顯處士八月大成之成徽宗御大
慶殿受群臣朝賀加漢津虛和冲顯寶應先生須
樂書天下而京之客劉昂主樂事論太少之說爲
將議改作既而以樂成又易之恐動觀聽遂止漢津
密爲京言大成獨得古意什三四爾他多非古說異
日當以訪任宗堯宗堯學於漢津者也漢津曉陰陽
數術多奇中嘗語所知曰不三十年天下亂矣未幾
死京遂召宗堯爲典樂復欲有所建而爲田爲所奪
語在樂志後即鑄鼎之所建寶成殿祀黃帝夏禹成
王周召而良漢津俱配食謚漢津爲嘉晟侯有馬賁

者出京之門在六歲府十三年方魏劉任曰異論時
依違其間無所貨正擢至通議大夫徽猷閣待制議
者咎當時名器之濫如此

王老志濮州臨泉人事親以孝聞為轉運小吏不受
賂謝遇異人於丐中自言吾所謂鍾離先生也予之
丹服之而狂遂棄妻子結草廬田間時為人言休咎
政和三年太僕卿王亶以其名聞召至京師館于蔡
京第嘗緘書一封至帝所徽宗啓讀乃昔歲秋中與
喬劉二公燕好之語也帝由是稍信之封為洞微先
生朝士多從求書初若不可解後卒應者十八九故

其門如市京慮太甚頗以為戒老志亦謹畏乃奏禁
絕之嘗獻乾坤鑑法命鑄之既成謂帝與皇后他日
皆有難請時坐鑑下思所以儆懼消變者明年見其
師責以擅處富貴乃丐歸未得請病甚始許其去步
行出就居病已失矣歸濮而死詔賜金以葬贈正議
大夫初王黼未達時父為臨泉令問黼名位所至即
書太平宰相四字旋以墨^塗之曰恐泄機也黼敗人
乃悟

王仔昔洪州人始學儒自言遇許遜得大洞隱書豁
落七元之法出游嵩山能道人未來事政和中徽宗

召見賜號冲隱處士帝以旱禱雨每遣小黄門持紙求仔昔畫日又至忽篆符其上仍細書焚符楊沃而洗之黃門懼不肯受強之乃持去蓋帝默祝為宮妃療赤目者用其說一沃立愈進封通妙先生居上清寶籙宮獻議九鼎神器不可藏於外乃於禁中建圓象徽調閣以貯之仔昔資倨傲又少戇帝常待以客禮故其遇巨閹殆若童奴又欲群道士皆宗已及林靈素有寵忌之陷以事囚之東太一宮旋坐言語不遜下獄死仔昔之得罪宦者馮浩力最多未死時書示其徒曰上蔡遇冤人其後浩南竄至上蔡被誅

林靈素温州人少從浮屠學苦其師笞罵去為道士善妖幻往來淮泗間丐食僧寺僧寺苦之政和末王老志王仔昔既衰徽宗訪方士於左道錄徐知常以靈素對既見大言曰天有九霄而神霄為最高其宮府神霄玉清王者上帝之長子主南方號長生大帝君陛下是也既下降于世其弟號青華帝君者主東方攝領之已乃府仙鄉曰褚慧亦下降佐帝君之治又謂蔡京為左元仙伯王黼為文華吏盛章王革為園苑寶華吏鄭居中童貫及諸巨閹皆為之名貴妃劉氏方有寵曰九華玉真安妃帝心獨喜其事賜號

通真達靈先生賞賚無筭建上清寶籙宮密連禁省
天下皆建神霄萬壽宮浸浸造為青華正晝臨壇及
火龍神劔夜降內宮之事假帝誥天書雲篆務以欺
世惑衆其說妄誕不可究質實無所能解惟稍識五
雷法招呼風霆間禱雨有小驗而已令吏民詣宮受
神霄祕錄朝士之嗜進者亦靡然趨之每設大齋輒
費緡錢數萬謂之千道會帝設帷其側而靈素升高
正坐問者皆再拜以請所言無殊異時時雜捷給嘲
談以資媒笑其徒美衣玉食幾二萬人遂立道學置
郎大夫十等有諸殿侍晨校籍授經以擬待制修撰

直閣始欲盡廢釋氏以逞前憾既而改其名稱冠服
靈素益尊重升温州爲應道軍節度加號元妙先生
金門羽客冲和殿侍宸出入呵引至與諸王爭道都
人稱曰道家兩府本與道士王允誠共爲怪神後忌
其相軋毒之死宣和初都城暴水遣靈素厭勝方率
其徒步虛城上役夫爭舉挺將擊之走而免帝知衆
所怨始不樂靈素在京師四年恣橫愈不悛道遇皇
太子弗欽避太子入訴帝怒以爲太虛大夫斥還故
里命江端本通判温州幾察之端本廉得其居處過
制罪詔徒置楚州而已死遺奏至猶以侍從禮葬焉

皇甫坦蜀之夾江人善醫術顯仁太后苦目疾國醫不能瘡詔募他醫臨安守臣張侁以坦聞高宗召見問何以治身坦曰心無爲則身安人主無爲則天下治引至慈寧殿治太后目疾立愈帝喜厚賜之一無所受令持香禱青城山還復召問以長生久視之術坦曰先禁諸欲勿令放逸丹經萬卷不如守一帝歎服書清靜二字以名其菴且繪其像禁中荆南帥李道雅敬坦坦歲謁道隆興初道入朝高宗孝宗問之皆稱皇甫先生而不名坦又善相人嘗相道中女必爲天下母後果爲光宗后

王克明字彥昭其始饒州樂平人後徙湖州烏程縣紹興乾道間名醫也初生時每乏乳餌以粥遂得脾胃疾長益甚醫以爲不可治克明自讀難經素問以求其法刻意處藥其病乃愈始以術行江淮入蘇湖鍼灸尤精診脈有難療者必沈思得其要然後予之藥病雖數證或用一藥以除其本本除而餘病自去亦有不予藥者期以某日自安有以爲非藥之過過在某事當隨其事治之言無不驗士大夫皆自屈與游魏安行妻風痿十年不起克明施鍼而步履如初胡秉妻病氣祕腹脹號呼踰旬克明視之時秉家方

會食克明謂秉曰吾愈恭人病使預會可乎以半碗
圓展生薑調乳香下之俄起對食如平常廬州守王
安道風禁不語旬日他醫莫知所爲克明令熾炭燒
地灑藥置安道于上須臾而蘇金使黑鹿谷過姑蘇
病傷寒垂死克明治之明日愈及從徐度聘金黑鹿
谷適爲先排使待克明厚甚克明訝之谷乃道其故
由是名聞北方後再從呂正己使金金接伴使忽被
危疾克明立起之却其謝張子蓋救海州戰士大疫
克明時在軍中全活者幾萬人子蓋上其功克明力
辭之克明頗知書好俠尚義常數千里赴人之急初

試禮部中選累任醫官王炎宣撫四川辟克明不就
炎怒劾克明避事坐貶秩後遷至額內翰林醫痊局
賜金紫紹興五年卒年六十七

莎衣道人姓何氏淮陽軍胸山人祖執禮仕至朝議
大夫道人避亂渡江嘗舉進士不中紹興末來平江
一日自外歸倏若狂者身衣白襪晝食于市夜止
天慶觀久之衣益敝以莎緝之嘗遊妙嚴寺臨池見
影豁然大悟人無貴賤問休咎罔不奇中會有瘵者
乞醫命持一草去旬日而愈衆翕然傳莎草可以愈
疾求而不得者或遂不起由是遠近異之孝宗一夕

夢莎衣人跣哭來吊者訊之曰蘇人也詰其故不肯言帝寤以語內侍會后及太子薨帝哀泣內侍進前勉釋并道前夢帝乃矍然因遣使召之不至帝念恢復大計累歲未有所屬后位虛乃久乃焚香默言何誠能仙顧必知朕意遂遣中官致贄不言所以道人見之掉首吳音曰有中國即有外夷有日即有月不須問趣之去使者歸奏帝甚異之遂賜號通神先生為築庵觀中賜衣數襲皆不受好事者強邀入庵大笑而出復於故處衆日以珍饌餉之每食干通衢遠飽即去帝歲命內侍即其居設千道齋合雲水之士施予優普一歲偶踰期衆咸訝而請道人亟起于卧揺手瞬目而招之曰亟來亟來是日內侍至平望衆益服其神光宗即位召之又不至慶元六年卒

孫守榮臨安富陽人生七歲病瞽遇異人教以風角鳥占之術其法以音律推五數播五行測度萬物始終盛衰之理凡問者一語頃輒知休咎守榮既悟異人授以鐵笛遂去不復見守榮因號富春子吹笛市中人初不異也然其術率驗寶慶間遊吳興聞譙樓鼓角聲驚曰旦夕且有變士人當有典郡者見王元春即賀之曰作鄉郡者必君也元春初不之信越兩

月潘丙作亂元春以告變功果典郡自是富春子之名大顯貴人爭延致之淮南帥李魯伯薦諸朝既至謁丞相史嵩之閣者以晝寢辭守榮曰丞相方釣魚園池何得云爾閣者驚異入白丞相丞相一見頗喜之自是數出入相府一日庭鵲噪令占之曰來日晡時當有寶物至明日李全果以玉柱斧為貢嵩之又嘗得李全檄藏袖中詢其事守榮曰此李全詐假布囊二十萬爾剝封果如其說士大夫咸詢履歷守榮不盡答私謂所知曰吾以音推諸朝紳互有羸縮宋祿其殆終乎後為嵩之所忌誣以他罪貶死遠郡

列傳卷一百二十二

宋史四百六十三

開府儀同三司柱國錄軍國重事前中書右丞相監修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臣脫等奉

勅修

外戚上

杜審琦

弟審瓊審審肇審進從子彥圭彥約孫守元曾孫惟序

賀令圖

附楊重進

王繼勳

劉知信

子承宗

劉文裕

劉美

子從德從廣孫永年馬季良附

郭崇仁

楊景宗

符惟忠

柴宗慶

張堯佐

自西漢有外戚之禍歷代鑒之崇爵厚祿不畀事權

然而一失其馭猶有肺腑之變焉宋法待外戚厚其
間有文武才諳皆擢而用之怙勢犯法繩以重刑亦
不少貸仁英哲三朝母后臨朝聽政而終無外家干
政之患將法度之嚴體統之正有以防閑其過歟抑
母后之賢自有以制其戚里歟作外戚傳

杜審琦定州安喜人昭憲皇太后之兄太后昆仲五
人審琦最長其次審玉次審瓊次審肇次審進世居
常山以積善聞審琦仕後唐爲義軍指揮使天成二
年卒年三十五審玉前一年卒年二十二太祖開國
贈審琦左神武軍大將軍以其子彥超爲西京作坊
使彥超卒贈左領軍衛大將軍

審瓊建隆初授檢校國子祭酒二年拜左領軍衛將
軍三年與其弟審肇審進皆召赴闕審瓊改左龍武
軍大將軍遷右衛大將軍乾德初領富州刺史三年
以本官權判右金吾衛仗事四年春步軍帥王繼勳
坐事詔審瓊兼點檢侍衛步軍司事是秋卒年七十
太祖爲廢朝三日發哀成服贈太保寧國軍節度使
謚恭僖審瓊性醇質在公畏慎宿衛勤謹徼巡京邑
里閭清肅人皆稱之景德三年春加贈審瓊太傅妻
吳氏陳留郡大夫人是秋改葬陪陵又贈審瓊太師

中書令子彥圭

審肇建隆三年起家授左武衛上將軍檢校左僕射致仕賜第於京師乾德初領維州刺史開寶二年改左衛上將軍仍致仕三年起爲右驍衛上將軍俄出知澶州太祖以審肇未嘗歷郡務乃命司封郎中姚恕通判州事以左右之未幾河大決東滙于鄆濮數郡民田罹水害太祖怒其不卽時上言遣使案鞫遂論恕棄市審肇免官歸私第俄復舊官令致仕特以維州刺史月奉優給之七年卒年七十二太祖廢朝二日素服發哀贈太保昭信軍節度謚溫肅遣中使

護喪事景德三年加則太傅妻劉氏東海郡太夫人子彥遵至南作坊使

審進建隆三年起家授右神武大將軍改右羽林大將軍乾德元年頒賀州刺史餘年知陝州三年就改保義軍節度觀察留後五年加本軍節度太祖郊祀西洛審進來朝頒賚甚厚太宗嗣位加檢校太傅太平興國二年會許昌裔刺號州摺拾使州闕失事上訴詔右拾遺李幹鞫之幹因上言請支郡不復隸藩鎮皆得專達從之三年秋以審進妻卒廢朝十一月郊禮畢加檢校太尉四年上親征河東審進與嵐州

團練使周承晉德州刺史孫方進成州刺史慕容福起皆上言願率所部擊太原上以審進耆年不許五年來朝是歲契丹寇邊出師捍禦上幸大名勞軍留審進警巡都邑肅然六年復歸陝親王宴餞供帳甚盛其年就加檢校太師九年夏上以審進年高不當煩以劇務授右衛上將軍奉給如故雍熙四年復授靜江軍節度端拱元年上親耕籍田審進預其禮恩賜彌渥加開府儀同三司是歲卒年七十九上趣駕臨喪哭之慟廢朝三日設次成服親王公主以下並詣其第舉哀贈中書令謚恭惠審進鎮陝二十餘年

勸農敦本民庶便之雖居位節制無驕矜之色人推其醇厚景德三年追封京兆郡王妻趙氏南陽郡太夫人後贈尚書令子彥鈞彥彬彥彬至禮賓副使而卒

彥圭起家六宅副使遷翰林使開寶五年領信州刺史六年改領饒州團練使俄加領本州防禦使從征太原與曹翰孫繼業攻城西面北征班師命彥圭與孟玄喆藥可瓊趙延進率兵屯中山坐市竹木矯制免筭責授洛苑使饒州刺史總數日牽復餘年遷沙州觀察使出知定州雍熙中北伐命副米信爲幽州

西北道行營都部署彥圭不容軍士哺食設陣不整以致亡失坐左遷均州團練副使雍熙三年卒于貶所年五十九贈歸義軍節度景德三年春加贈中書令是秋又贈太師子守元

彥鈞起家補供奉官累遷崇儀使端拱初加莊宅使領羅州刺史淳化四年特置昭宣使以彥鈞洎王延德王繼恩爲之未幾加領恩州防禦使西鄙用兵命爲永興軍駐泊鈐轄真宗嗣位改領潁州防禦使出知河中府占謝便坐求解內使之職可之歷知邠慶延鳳四州景德中爲天雄軍副都部署車駕駐澶淵

爲駕前東面具冀路副都部署契丹騎兵攻月城彥鈞率兵擊走之以勞優加封邑召還再任河中彥鈞由戚里進保位而已會有言政事不舉者徙西京水南北都巡檢使大中祥符五年復知莫州馬知節爲潁州防禦使彥鈞換秦州九年拜密州觀察使出爲并代副都部署天禧元年卒贈安化軍節度錄其子贊文爲供奉官贊寧爲殿直孫宗壽爲三班奉職守元開寶中補左班殿直得侍便殿帶御器械遷供奉官莫州監軍契丹入邊與州將固守城壁出兵邀擊獲生口羊馬以功加崇儀副使未幾改正使秩歷

如京洛苑使至道三年領梧州刺史連爲并代鎮定
高陽關鈐轄大中祥符二年副趙積使契丹復涖鎮
定頃之屬疾詔遣其子殿直惟慶挾太醫乘驛診候
旣至而卒年五十八

惟序字舜功自三班奉職累遷知惠州莫州以供備
庫使爲梓夔路鈐轄徙懷慶路知邳州又權慶州會
任福敗以騎兵數千繇懷安路破賊三砦斬首數百
級獲牛馬千計以功領忠州刺史爲涇原鈐轄救巡
警邊州久之改六宅使知雄州時契丹勒兵燕薊間
遣使求割地未至而惟序購得其草先以聞徙知滄

州又徙定州再遷東上閣門使知涇州改四方館使
知瀛州復知滄州入朝爲祁州團練使出知恩州徙
大名府路總管改乾州團練使卒

賀令圖開封陳留人父懷浦孝惠皇后兄也仕軍中
爲散指揮使太平興國初出爲岳州刺史領兵屯三
交雍熙三年從楊業北征死於陣令圖少謹愿隸太
宗左右洎卽位補供奉官改綾錦副使知莫州遷崇
儀使知雄州雍熙二年領平州刺史充幽州行營壕
砦使以所部下固安新城兩縣克涿州會父戰死起
家爲六宅使領本州團練使護瀛州屯兵先是令圖

握兵邊郡十餘年恃藩邸舊恩每歲入奏事多言邊塞利害及幽薊可取之狀上信之故有岐溝之舉既而師敗議者皆咎其貪功生事令圖輕而無謀契丹將耶律遜軍號于越者使謀給令圖曰我獲罪本國旦夕願歸南朝無路自投幸君侯少留意焉令圖不虞其詐私遺以重錦十匹是年十二月于越率衆入寇大將劉廷讓與戰于君子館令圖爲先鋒被圍數重于越傳言軍中願得見雄州賀使君令圖嘗爲所給意其來降而終獲大功卽引麾下數十騎逆之將近其帳數步外于越據牀罵曰汝常好經度邊事乃

今送死來邪麾左右盡殺其從騎反縛令圖而去令圖與其父首謀北伐一歲中父子皆陷焉令圖時年三十九是役也武州防禦使高陽關部署楊重進死之

重進太原人少有膂力周祖鎮大名以隸帳下廣順初補衛士宋初累遷至內殿直都虞候太平興國初改龍衛軍都校領徐州刺史從征太原出爲萊州刺史隨曹彬北征爲右廂排陣使改武州防禦使高陽關都部署會契丹兵至與之力戰遂沒於陣年六十五

王繼勳彰德節度旣之子孝明皇后同母弟也生時其母見一人赤髮狀貌怪異入室中遂生繼勳及長美風儀性兇率無賴以后故為內殿供奉官都知溪州刺史建隆二年加領恩州團練使又改龍捷右廂都指揮使尋領永州防禦使四年收復湖南改領彭州防禦使是秋將討西蜀命繼勳戒期將大閱繼勳素與大校馬仁瑀不協陰勒部下市白挺將以相圖太祖知之為出仁瑀密州俄遷保寧軍節度觀察留後領虎捷左右廂都虞候權侍衛步軍司事繼勳所為多不法會新募兵千餘隸雄武將遣出征多無妻

室太祖謂繼勳曰此必有願為婚者不須備聘財但酒炙可也繼勳不能諭上旨縱令掠人子女京城為之紛擾上聞大驚遣捕斬百餘人人情始定時后已崩上追念后故不之罪也乾德四年繼勳復為部曲所訟詔中書鞫之解兵柄為彰國軍留後奉朝請繼勳自以失職常怏怏專以齷割奴婢為樂前後多被害一日天雨墻壞群婢突出守國門訐寃上大駭命中使就詰之盡得繼勳所為不法事詔削奪官爵勒歸私第仍令甲士守之俄又配流登州未至改右監門率府副率開寶三年命分司西京繼勳殘暴愈甚

強市民家子女備給使小不如意即殺食之而棺其骨棄野外女僧及鬻棺者出入其門不絕洛民苦之而不敢告太宗在藩邸頗聞其事及即位人有訴者命戶部員外郎知雜事雷德驤乘傳往鞫之繼勳其伏自開寶六年四月至太平興國二年二月手所殺婢百餘人乃斬繼勳洛陽市及為疆市子女者女僧八人男子三人長壽寺僧廣惠常與繼勳同食人肉令折其脛而斬之洛民稱快其後家寓西洛潁陽孫惟德不肖不能自立丐食以給真宗聞而憫之授惟德汝州司士參軍

劉知信字至誠邢州人父遷晉天福末鳳翔帳前軍使改滑州奉國軍校從驍將皇甫暉禦邊有功早卒母即昭憲太后之妹也乾德初封京兆郡太君六年進本郡太夫人開寶三年十月卒太祖廢朝發哀追封齊國夫人陪葬安陵贈遷太保知信三歲而孤宣祖憐其敏慧建隆二年起家授供奉官丁內艱轉六宅副使開寶五年遷軍器庫使掌武德司六年領錦州刺史屬郊祀西洛為行宮使駐洛中又為西京武德皇城宮苑等使車駕出郊又充大內留守太宗即位進領本州團練使拜武德使從征河東又為行

宮使太平興國五年坐遣親信市竹木於秦隴矯制
免所過算緒入官多取其直左授軍器庫使領錦州
刺史俄復為武德使會改武德為皇城司即為皇城
使七年坐秦王廷美事改右衛將軍是秋出為靜難
軍節度行軍司馬九年起為左衛將軍領營州刺史
雍熙初改左神武軍將軍尋領檀州團練使護屯兵
于鎮州會大舉北伐與六宅使符昭壽為押陣都監
師還諸將失道知信獨從所部以歸俄知定州無六
馬鈐轄押大陣右偏一日宴犒將士契丹騎乘間至
知信不介而出追之數十里斬獲甚衆以功就拜邕

州觀察使四年召入改并州路副都部署端拱中代
還知杭州淳化四年又知天雄軍府太宗崩充修奉
永熙陵部署咸平初拜建武軍節度觀察留後知永
平軍府契丹犯邊復知天雄軍真宗北巡充駕前副
都部署歷知河陽昇州景德元年車駕幸澶淵命為
東京都巡檢使復知定州二年以疾求還京至鎮州
卒年六十三廢朝贈太尉天平軍節度知信以戚里
致貴尤被親任中外踐歷最為舊故雖無顯赫稱亦
以循謹聞于時子承宗承渥

承宗幼善射無習書數以蔭補殿直寄班祗候咸平

初轉供奉官鎮定高陽關三路承受公事還掌軍器
庫會真宗臨幸見其整肅面受閣門祗候知信卒轉
內殿崇班未幾為河北緣邊安撫都監大中祥符初
就加內殿承制歷如京文思二副使徙河東緣邊安
撫又知保州俄拜東染院使知定州副薛瑛使契丹
使還歸本任又無鎮定路兵馬鈐轄俄改宮苑使
知雄州河北緣邊安撫使在郡有治迹詔書嘉獎召
歸時靈昌決河初塞擇守臣以承宗為皇城使知滑
州未幾復代還會西邊言吐蕃唃廝囉作文法頗為
邊患命副龍圖閣直學士陳曉咨為鄜延邠寧環慶

涇原儀渭秦州路巡撫使詔令堯咨等所至軍州犒
官吏將校諮訪民間利害郡官使臣能否功過以聞
或有陳訴屈抑經轉運提點司區斷不當即按鞫詣
實杖以下依法區理徒以上驛聞仍取繫囚躬親錄
問催促論決既行就命堯咨知秦州承宗為西上閣
門使充鈐轄乾興初進東上閣門使徙鄜延都鈐轄
而卒中使護柩至京師賜以葬地承渥蔭補殿直累
任使喜為條奏至供奉官閣門祗候承宗子永釗右
侍禁閣門祗候

劉文裕字以寧保州保塞人祖正晉幽州營田使兼

平州刺史父審奇武牢關使簡穆皇后即文裕祖姑也審奇三子長文遠建隆中為供奉官與并人戰萬善而沒次即文裕開寶四年起家補殿直八年權管雲騎員僚直預討江南中弩矢神色自若太宗在藩邸多得親接太平興國二年擢為內弓箭庫副使特封其母張氏清河縣太君出為秦隴巡檢有李飛雄者太保致仕鱗之孫秦州節度判官若愚之子性兇險不為其家所容常往來京師魏博間與無賴惡少游處縱酒蒲博為務以其父故盡知秦州倉庫所積及地形險易兵籍多少又有妻父張季英為鳳翔整

屋尉飛雄自京師往省之因乘季英馬詐為使者及抵廐置呼卒索馬卒秉炬出迎飛雄以私市馬纓示之卒不能辨即授以馬一卒乘一馬前導以巡邊為名因矯詔率巡驛殿直姚承遂至隴州率監軍供奉官王守定至吳山縣率縣尉盧贊皆從行先是秦州內屬羌人為寇朝廷遣周承瑨田仁朗王侁梁崇贊韋韜馬知節及文裕領兵屯清水縣飛雄至稱制盡縛之承瑨等見姚承遂數輩同至不覺其詐仁朗獨號泣求詔書飛雄叱之曰我受密旨以若輩逗撓不用命令盡誅汝豈不聞封州殺李鶴邪詔書汝豈得

見先是上即位分命親信於諸道廉官吏善惡密以
聞嶺南使者言封州李鶴不奉法誣奏軍吏謀反詔
即誅之故飛雄引以為言將械承璿等詣秦州戮之
因據城叛遂驅承璿等行初飛雄詐宣制時自言我
上南府時親吏文裕因哀告飛雄曰我亦嘗依晉邸
使者豈不營救之乎飛雄低語謂文裕曰爾能與我
富貴否文裕覺其詐偽許之飛雄即命左右釋文裕
縛文裕策馬前附耳語仁朗仁朗佯墜馬若卒中風
眩狀飛雄共前視之又釋其縛仁朗奮起搏飛雄與
文裕共擒之飛雄尚呼云田仁朗等謀反殺使者送

秦州獄鞫得實飛雄承遂守定贊坐要斬夷飛雄家
捕先與飛雄善者何大舉等數輩悉棄市旣置卒亦
夷其族因下詔中外臣庶之家子弟或有乖檢甚為
鄉黨所知雖加戒勗曾不悛改者並許本家尊長具
名聞州縣遣吏錮送闕下當配隸諸處敢有藏匿不
以名聞者異時醜狀彰露暮功以上悉以其罪罪之
文裕後遷軍器庫使四年車駕征太原命文裕與通
事舍人王侁分兵控石嶺關六年領儒州刺史明年
為高陽關都監會契丹萬餘騎入文裕與大將崔彥
進擊卻之雍熙初徙屯三交加領順州團練使會李

宋史列傳卷一百三十一
四十八
繼遷率析遇也寇邊初詔田仁朗與王侁等討之仁
明坐逗留命文裕代仁朗繼遷等遁去從潘美北征
坐陷失驍將楊業削籍配隸登州事具業傳歲餘上
知業之陷由王侁召文裕還俄起爲右領軍衛大將
軍領端州團練使封其母清河郡太夫人賜翠冠霞
帔授其弟文質殿直踰月文裕遷容州觀察使出爲
鎮州兵馬部署端拱元年卒於屯所年四十五上甚
悼惜贈寧遠軍節度命中使護喪歸葬京師弟文高
至供奉官閤門祇候文質至內園使連州刺史
劉美字世濟并州人四世祖質絳州刺史曾祖維嶽

不仕祖延慶右驍衛將軍父通宋初掌禁旅從潘美
征廣南又累戰北面積勞至虎捷都指揮使領嘉州
刺史太平興國中扈蹕太原卒於師贈潁州防禦使
長女爲真宗德妃加贈定國軍節度兼侍中大中祥
符五年德妃正位中宮又贈維嶽忠正軍節度檢校
太傅延慶彰德軍節度檢校太尉通永興軍節度兼
中書令追封曾祖母宋氏吳國太夫人祖母河南縣
君元氏許國太夫人母龐氏徐國太夫人初通之卒
窆京城西天禧二年詔贈太師尚書令謚武懿七月
遣昇王府諮議參軍張士遜具鹵簿鼓吹改葬于祥

符鄧公原皇后親臨奠真宗御製祭文置靈坐右美
即后之兄也初事真宗于藩邸以謹力被親信即位
補三班奉職再遷右侍禁咸平中傳潛失律流房州
擇美監軍及徙潛潁州又爲自京至陳潁巡檢石保
吉在陳州大治解舍修城壁不以聞僮奴輩假威擾
民會有言者遣美廉其狀美曰保吉世受國恩擁高
貲列藩閫營繕過度拙於檢下誠或有之自餘保無
他患上意乃解歸朝充閤門祇候大中祥符二年護
屯兵于漢州歷遷供奉官徙嘉州士卒有病皆給醫
藥親察視撫循之召還改內殿崇班提點在京倉場

東西八作司以舉職聞遷洛苑副使八年預修大內
以勞改南作坊使同勾當皇城司天禧初遷洛苑使
領勤州刺史與周懷政聯職懷政姦恣美未嘗阿附
懷政左右有過必痛繩之親從卒偵邏者多不時更
易美按籍分番次均使馬上屢欲委之兵柄以皇后
懇讓故中輟者數四三年授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
領昭州防禦使改侍衛馬軍都虞候五年加武勝軍
節度觀察留後卒年六十廢朝三日贈太尉昭德軍
節度錄其子從德供備庫使從廣內殿崇班旁親遷
補者數人追封美亡妻宋氏河內郡夫人仁宗嗣位

尊皇后為皇太后贈維嶽鎮寧軍節度兼侍中延慶
建雄軍節度兼中書令通彭城郡王曾祖母宋氏陳
國太夫人祖母元氏衛國太夫人母龐氏鄆國太夫
人美亦贈侍中天聖二年郊祀加贈維嶽彰信軍節
度兼中書令延慶鎮安軍節度兼中書令通鄭王宋
氏楚國太夫人元氏韓國太夫人龐氏魏國太夫人
五年再郊又贈維嶽天平軍節度中書令兼尚書令
延慶彰化軍節度許國公通開府儀同三司魏王宋
氏安國太夫人元氏齊國太夫人龐氏晉國太夫人
從德和州刺史從廣內殿承制有龔知進者即通之

友壻也亦贈衛尉卿其妻追封南安郡君從德子復
本父美卒年十四自殿直遷至供備庫副使弟從廣
是歲始生亦補西頭供奉官遷內殿崇班太后臨朝
從德以崇儀使真拜恩州刺史改和州又遷蔡州團
練使出知衛州改恩州兵馬都總管知相州從德齒
少無才能特以外家故恩寵無比其在衛州縣吏李
熙輔者善事從德乃薦其才於朝太后喜曰兒能薦士
知所以為政矣即日擢熙輔京官從事鄭驤因緣從
德亦擢美官從德妻嘉州王蒙正女也蒙正家豪右
以厚賂結納至即官為郡守既而從德病召還道卒

年二十四贈保寧軍節度使封榮國公謚康懷太后
悲憐之尤甚錄內外姻戚門人及僮隸數十人從德
娣壻龍圖閣直學士馬季良母越國夫人錢氏兄惟
演子集賢校理駿及蒙正皆遷二官尚書屯田員外
郎戴融嘗佐從德衛州以為三司度支判官御史曹
修古楊偕郭勸推直官段少連上疏論之皆坐貶子
永年

從廣字景元少出入禁中侍仁宗左右太后愛之如
家人子太后崩真拜崇州團練使娶荆王元儼女為
滁州防禦使時年十七趙元昊反從廣自言待罪行

間不能扞患疆場坐耗縣官願上所給公使錢帝嘉
納之為羣牧都監改副使從廣自為防禦使十年不
遷特拜宣州觀察使同勾當三班院請補外自效以
知洺州漳水溢從廣穿隋故渠以殺水勢洺人便之
徙邢州籍鄉軍之罷老者聽引子弟自代著為令召
還復領三班院出知襄州徙真定府路馬步軍副都
總管卒贈昭慶軍節度使謚良惠從廣性謹飾然喜
交士大夫時頗稱之

永年字君錫生四歲授內殿崇班許出入兩宮仁宗
使賦小山詩有一柱擎天之語帝誤投金杯瑤津亭

下戲謂左右曰能取之乎永年一躍持之而出帝拊其首曰奇童子也常置內中年十二始聽出外累遷廉州團練使爲陝州都監郭邈山等爲盜永年密遣壯士夜渡河殺其凶桀二十餘人衆遂散遷鈐轄代還召見問破賊狀擢幹辦皇城司改單州團練使永興軍路總管契丹遣使來請帝繪像選副張昇報使契丹以永得志夜以巨石塞驛門衆皆恐永年素有方手擲棄之契丹馬以爲神出知涇州帝賜詩寵之郡兵歲以香藥爲折支三司不時輦致振武卒素驕突入通判聽事請以他物代給謹諱語不遜永年召

至庭下數其罪斬爲首二人餘不敢動同提舉在京諸司庫務凡三除防禦使皆爲言者所論而寢知代州契丹取西山木積十餘里輦載相屬於路前守不敢遏永年遣人焚之一夕盡上其事帝稱善契丹移檄捕縱火盜永年曰盜固有罪然發在我境何預汝事乃不敢復言帝嘗問禦戎策對合旨書忠孝字以賜英宗立遷沂州防禦使復知代州歷步軍馬軍殿前都虞侯太原定州路副都總管王師征安南永年請先士卒渡富良江取城以獻不許遷扈州觀察使步軍副都指揮使卒贈崇信軍節度使謚曰莊恪

馬季良字元之開封府尉氏人家本茶商娶劉美女
初補越州上虞尉改秘書省校書郎知明州鄞縣入
爲刑部詳覆官太后臨朝遷光祿寺丞頃之擢秘閣
校理同判太常禮院再遷太子中允判三司度支勾
院以太常丞直史館提舉在京諸司庫務擢龍圖閣
待制三丞充近職非故事也遷尚書工部員外郎龍
圖閣直學士同知審官院劉從德卒遺表季良遷二
官辭不就而請以其子直方爲館閣讀書會江南旱
出爲安撫使再遷兵部郎中太后崩換濠州防禦使
赴本州御史中丞范調言季良微倖得官降屯衛將

軍滁州安置開封府劾奏季良冒立券庇占富民劉
守謙免戶役詔許季良自陳以地給還歲餘徙壽州
致任還京師卒季良因緣以進無他行能在禮院嘗
建言攝祠事官致齋三日無供帳飲食非所以重祠
事也自是翰林儀鸞司供帳大官給食於祠所云

郭宗仁字永年守文之子章穆皇后弟也淳化四年
補左班殿直遷東頭供奉官閣門祗候契丹入寇齋
密詔諭河北諸將還奏稱旨累遷崇儀副使兼閣門
通事舍人章穆崩特除莊宅使康州刺史再遷宮苑
使昭州團練使丁母憂起復雲麾將軍拜解州團練

使改蔡州擢捧日天武四廂都指揮使賀州防禦使
高陽關路馬步軍副都總管以疾落軍職改磁州防
禦使卒贈彰德軍節度觀察留後崇仁雖外戚朝廷
未嘗過推恩澤其爲解州圍練使十年不遷嘗除知
相衛二州皆辭不行蓋性慎靜不樂外官也

楊景宗字正臣章惠皇太后從父弟少蒲博無賴客
京師以罪黜隸致遠務章惠入宮爲美人奏補茶酒
班殿侍累遷西頭供奉官閤門祇候坐事降左侍禁
郢州兵馬都監未久復官累遷東滌院副使章惠爲
太后進崇儀使領連州刺史楊州兵馬鈐轄未幾授

秦州刺史徙滑州鈐轄遷舒州團練使爲兵馬總管
章惠崩遷成州防禦使坐入臨皇儀殿被酒謹諫出
爲兗州總管改天雄軍副都總管時呂夷簡守魏常
以官屬禮飭戒之而景宗肆志不悛遂以不法奏貶
齊州都監徙衛州又徙鄆州鈐轄召還同勾當景靈
宮提舉四園苑章獻章懿二后升祔太廟帝念章惠
故特拜景宗徐州觀察使給留後奉逾年領軍頭引
見司出知磁州爲建寧軍節度觀察留後知潞州給
節度使奉領皇城司坐衛士入禁中謀爲亂貶徐州
觀察使知濟州還提舉萬壽觀復建寧軍留後復領

軍頭引見又坐從卒王安挾刃入皇城謫左監門衛大將軍均州安置起爲汝州鈐轄祀明堂覃恩願還所改官求爲郡帝謂輔臣曰景宗性貪虐老而益甚郡不可予也乃復以爲建寧軍留後提舉四園苑改提舉在京諸司庫務卒贈安武軍節度使兼太尉謚莊定景宗起徒中以外戚故至顯官然暴戾所至爲人患復使酒任氣在滑州嘗歐通判王述仆地帝深戒毋飲酒景宗雖書其戒坐右項之輒復醉其奉賜亦隨費無餘始宰相丁謂方盛築第敦教坊景宗爲役卒負土第中後謂敗仁宗以其第賜景宗居三十年乃終

年乃終

符惟忠字正臣彥卿曾孫也以外祖母賢靖大長公主蔭爲三班奉職後擢閤門通事舍人勾當東排岸司三司使寇賊繩下急漕米數不足綱吏卒率論以自盜惟忠爭曰在法欠不滿四百者不坐若以自盜論則計直八百即當坐徒矣賊怒曰敢抗三司使邪惟忠曰職有當辨非抗也賊益怒惟忠爭愈力如所議乃已以西染院副使權提舉倉草場提點開封府界縣鎮公事開封主簿樂誥宰相王曾外孫也或風使薦之惟忠不從曰誥無善狀安可以勢使我旣而

誥果以賊敗時吳奎爲長垣尉惟忠厚遇奎白府共薦之惠民河與刁河合流歲多決溢害民田惟忠自宋樓鎮碾灣橫隴村置二斗門殺水勢以接鄭河圭河自是無復有水害陝西用兵除涇原路兵馬鈐轄兼知涇州三司使鄭戩奏留都大管勾汴河使建議以爲渠有廣狹若水闊而行緩則沙伏而不利於舟請即其廣處束以木岸三司以爲不便後卒用其議再遷西上閣門副使契丹遣使求地惟忠副富弼往報使遷閣門使至武彊縣疽發背卒贈客省使眉州防禦使

柴宗慶字天祐大名八祖禹錫鎮寧軍節度使父宗亮太子中舍宗慶尚太宗女魯國長公主升其行爲禹錫子拜左衛將軍駙馬都尉領恩州刺史禹錫卒眞拜康州防禦使改復州舊制諸公主宅皆雜買務市物宗慶遣家僮自外州市炭所過免筭至則盡鬻之復市於務中自是詔禱買務罷公主宅所市物從祀汾陰爲行宮四面都巡檢進泉州管内觀察使又自言陝西市材木至京師求蠲所過稅眞宗曰向諭汝毋私販以奪民利今復爾邪旣而河東提點刑獄劾宗慶私使人市馬不輸稅貸不問授武勝軍節度

觀察畱後歷拜彰德軍節度使仁宗卽位徙靜難軍
又徙永清彰德軍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徙節武成
軍出知澶州未行改陝州潞州後判鄭州以縱部曲
擾民召還奉朝請歲減公用錢四百萬久之出判濟
州用御史中丞賈昌朝言畱不遣盡停本使公使錢
卒贈中書令謚曰榮密主累封楚國大長公主先宗
慶沒宗慶歷官多過失性極貪鄙積財鉅萬而薄於
自奉甚至優人以為戲宗慶雖知莫能改也無子及
終願以貲產送官仁宗以其女尚幼不許人謂宗慶
選尚榮貴逾四十年晚上積奉以禪軍用益亦遺補

前過云

張堯佐字希元河南永安人溫成皇后世父也舉進
士歷憲州筠州推官吉州有道士與商人夜飲商人
暴死道士懼而遁為邏者所獲捕繫百餘人轉運使
命堯佐覆治盡得其寃改大理寺丞知汜水縣遷殿
中丞知犀浦縣犀浦地狹民繁多田訟堯佐正其疆
界條衆敝以曉之訟遂簡知開州還判登聞鼓院時
溫成方為脩媛欲以門閥自表異故堯佐稍進用權
開封府推官又提點府界公事諫官余靖言用堯佐
不宜太遽頃者郭后之禍起於楊尚不可不監未幾

遷三司戶部判官又爲副使擢天章閣待制吏部流
內銓累遷兵部郎中權知開封府加龍圖閣直學士
遷給事中端明殿學士督三司使明年諫官包拯陳
升之吳奎言比年以來水冒城郭地震河溢蓋小人
道盛天下皆謂堯佐主大計諸路困於銖求內帑煩
於借助法制刻敝實自堯佐臣等竊惟親昵之私聖
人不免惟處之有道使不踐危機斯爲得矣仁宗祀
明堂改戶部侍郎尋拜淮康軍節度使羣牧制置使
宣徽南院使景靈宮使賜二子進士出身拯等復言
陛下卽位僅三十年未有失道敗德之事乃五六年

來擢用堯佐羣口竊議以謂其過不在陛下在女謁
近習與執政大臣也蓋女謁近習知陛下繼嗣未立
旣有所私莫不潛有趨向執政大臣不能規諫乃從
諛順旨高官要職惟恐堯佐不滿其意致陷陛下於
私昵後宮之過制下之日陽精晦塞氛霧蒙宇宜斷
以大義亟命追寢必不得已宣徽節度擇與一焉如
此則合天意順人情矣御史中丞王舉正留百官班
次廷議不許乃詔曰近臺諫官乞罷堯佐三司及言
不可用爲執政若優與之官於體爲善朕用其言遂
有是命今復以爲不可前後反覆於法當黜其令中

書戒諭之自今言事官相率上殿先取旨是日堯佐辭宣徽景靈使從之未幾復以宣徽使判河陽舉正又抗章論之至于三時吳育判西京留臺河陽民訟有不決者多詣育育於狀尾判曲直堯佐畏恐即奉行之召還徙鎮天平軍卒贈太師賜其家儻舍錢日三千堯佐起寒士持身謹畏頗通吏治曉法律以戚里進遽至崇顯戀嫪恩寵為世所鄙子山甫引進副使樞密副都承旨從弟堯封孝謹好學舉進士為石州推官卒次女即溫成皇后也累贈至中書令清河郡主謚曰景思

列傳卷第二百二十二

列傳卷第二百二十三

宋史四百六十四

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錄軍國重事前中書省丞相兼樞密院事都總裁臣脫等奉勅修

外戚中

王貽永

李昭亮

李用和

子璋瑋

李遵勗

子端懿端愿端慈

曹佺

從弟偕

高遵裕

弟遵惠從姪士林士林

向傳範

從姪經綜經

張敦禮

任澤

王貽永字季長溥之孫也性清慎寡言頗通書不好聲技初生十餘歲時其舅魏咸信見而奇之曰後當

嘉靖丁巳年

宋史列傳卷二百二十三

監生潘德明刊

類我咸平中尚鄭國公主授右衛將軍附馬都尉從封泰山領高州刺史再遷右監門衛大將軍獎州團練使求外補得知單州真宗戒之曰和衆靜治卿所當先也真拜洛州團練使徙徐州河決滑州徐大水貽永作隄城南以禦之改衛州團練使進懷州防禦使知澶定二州徙成德軍會有告曹汭變者貽永奏治之遷耀州觀察使復知澶州歷彰化武定軍節度使觀察留後拜安德軍節度使出知天雄軍徙保寧軍節度使知鄆州州自咸平中徙城而故治為通衢介梁山春夏多水患貽永相度地勢為築東西道三

十餘里民便之復徙定州又徙成德軍擢同知樞密院事改副使加宣徽南院使進樞密院使久之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遂加兼侍中徙節鎮海以疾求罷手詔撫諭遣上醫診視帝臨問頒尚方珍藥手取糜粥飲之貽永自言寵祿過盛願罷樞筦解使相還第帝冀其愈也乃聽罷侍中徙彰德節度使同平章事樞密使如故疾稍間入見命其子道卿掖登垂拱殿仍賜五日一朝遇朝參起居許休於殿側至和初復以疾辭拜尚書右僕射檢校太師兼侍中景靈宮使卒贈太師中書令謚康靖當時無外姻輔政者貽永

能遠權勢在樞密十五年迄無過失人稱其謙靜子道卿西上閣門使

李昭亮字晦之明德太后兄繼隆子也四歲補東頭供奉官許出入禁中繼隆北征契丹遣昭亮持詔軍中問方略及營陣衆寡之勢昭亮年雖少還奏稱旨累遷西上閣門使出爲潞州兵馬鈐轄徙領麟府路軍馬事尋爲管勾軍頭引見司兼三司衙司軍士有逃死而冒請官廩者數百人昭亮按發之領高州刺史知代州以四方館使復領麟府路軍馬事遷引進使領賀州團練使歷知瀛定二州成州團練使寧州

防禦使延州觀察使感德軍節度觀察留後擢殿前都虞候秦鳳路馬步軍副都總管經略招討副使徙永興路馬步軍副都指揮使并代州路副都總管安撫招討副使未幾守代州再徙真定路都總管保州兵叛殺官吏詔遣王果招降之叛者乘埤呼曰得李步軍來我降矣於是遣昭亮昭亮從輕騎數十人不持甲盾弓矢叩城門呼城上曰爾輩第來降我保其無虞也不爾幾無噍類矣卒稍稍縋城下明日相率開城門降改淮康軍節度觀察留後復知定州敕使存勞賜黃金三百兩給節度使奉以褒其功都轉運

使歐陽脩言昭亮入保州以叛卒女口分隸諸軍有
輒私入其家者置不問明年拜武寧軍節度使代李
用和爲殿前副都指揮使時承平久將士多因循樂
縱弛昭亮本將家子雖以恩澤進然習軍中事旣統
宿衛政尚嚴多所建請萬勝龍猛軍蒲博爭勝負徹
屋椽相擊士皆惶駭昭亮捕斬之杖其主者諸軍爲
之股慄帝祠南郊有騎卒亡所挾弓會赦當釋去昭
亮曰宿衛不謹不可貸卒配隸下軍禁兵自是頓肅
以宣徽北院使判河陽徙延州以南院使判澶州徙
并州成德軍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大名府仁宗

以塗金紋羅書曰李昭亮親賢勲舊命其子惟賢持
以賜徙定州改天平彰信泰寧軍節度使在定州數
言老疾不任邊事願還京師乃以爲景靈官使又改
昭德軍節度使卒贈中書令謚良僖昭亮爲人和易
練習近事於吏治頗通敏善委任僚佐以故數更藩
鎮無他過昭亮妻早亡內嬖三妾迭預家政莫能制
也子惟賢字寶臣以父蔭爲三班奉職後爲閣門祇
候通事舍人累遷西上閣門使尋領高州刺史知莫
州州倉粟陳腐戍兵大譟弗肯受州人皆恐惟賢馳
往諭曰邊兵衆則積粟多廩數多且積久能無陳腐

乎欲盡取新則陳者何所歸遂斬首惡一人流十人
軍中帖然方召還提舉諸司庫務領榮州團練使知冀
州會遷補禁軍自隸籍後犯贓污者皆絀爲下軍惟
賢曰武士何可責以廉節且抵罪在昔今不可以新
令繩之帝爲更其制徙恩州後遷四方館使卒惟賢
善宣辭令習朝儀仁宗頗愛之

李用和字審禮章懿皇太后弟也少窮困居京師鑿
紙錢爲業劉美求用和於民間奏爲三班奉職累遷
右侍禁閣門祇候權提點在京倉草場考城縣兵馬
都監太后崩詔赴喪旣葬遷禮賓副使領八作司遷

禮賓使同領皇城司遷崇儀使賀州刺史改葬太后
于永安領捧日天武兵護梓宮明年春又詔乘傳行
太后陵還授寧州刺史歷遷澤州團練慶州防禦鄜
州觀察使旣而擢殿前都虞候鄜延路馬步軍副都
總管未行拜求清軍節度觀察留後改真定府定州
路舊制刺史以上所賜公使錢得私入而用知悉用
爲軍費歷侍衛親軍步軍馬軍副都指揮使拜建武
軍節度使殿前副都指揮使以老乞罷軍職拜宣徽
北院使逾月改彰信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景靈宮使以疾告仁宗臨問賜銀飾肩輿進兼侍中

初未有居第詔寓館芳林園用和固辭又假以惠寧坊之官第病革帝入見卧内擢其次子珣爲閣門使賜所居第拜日給官舍餼錢五千旣卒帝哭之慟贈太師中書令隴西郡王輟朝五日制服禁中謚恭僖帝撰神道碑書曰親賢之碑其妻卒亦輟朝成服初仁宗以太后不逮養故外家褒寵特厚用和列位將相能小心靜默推遠權勢論者以此稱之子璋

璋字公明以章懿皇后恩補三班借職積官爲天平軍節度觀察留後知澶州護塞商胡會河漲訛言水且至璋據聽事自若人心乃安河亦不溢徙曹州觀

察使累遷武勝軍節度使殿前都指揮使仁宗書忠孝李璋字并秘書賜之宴近臣羣玉殿酒半命大盃二飲韓琦及璋如有所屬帝崩執政欲增京城甲士璋曰例出累代不宜輒易時近衛相告乾興故事內給食物中有金旣而果賜食衆視食中璋曰天子未臨政已優賞汝何功復云云敢誼者斬衆乃定以武成軍節度使知鄆州京東盜白日殺縣令略人道中璋信賞罰擒捕盜爲衰止歲大雨水競以船筏邀利多溺死者璋一切籍之約所勝載如黃河法發卒城州西關調夫修路數十里夾道植柳人指爲李公柳

知鄧州坐失舉改節振武軍知郢州還朝道卒年五十三贈太尉謚曰良惠弟瑋珣

瑋選尚克國公主積官濮州團練使以樸陋與主不協所生母又忤主意主入訴禁中瑋皇恐自劾坐罰金後數年終不協主還宮瑋自安州觀察使降建州落駙馬都尉知衛州未幾主徙封岐國復瑋都尉主薨以奉主亡狀貶郴州團練使陳州安置遇赦還京師至建武軍節度使檢校太師卒哲宗臨奠哭之贈太師中書令

珣字公粹以蔭爲閣門祗候時兄瑋爲閣門副使珣

又求通事舍人仁宗曰爵賞所以與天下共也儻盡用親戚何以待勲舊乎後一年乃命之車駕視用和疾自西上閣門副使累遷均州防禦使知相州賜御製詩飛白字寵其行未幾遷相州觀察使時劉永年亦同除官知制誥楊畋以爲不可開僥倖之門詔他舍人草制御史范鎮復論之命遂寢使契丹預釣魚會獲多契丹遺以金器使選悉上之更賜黃金及李珣忠孝字熙寧中遷宣州觀察使知潁州哲宗初進泰寧軍留後提舉萬壽觀故事正任遇覃恩止移鎮唯宗室乃遷官至是珣與孝端慤皆特遷戚里一覃

恩遷官自此始復知相州卒年七十四

李遵勗字公武崇矩孫繼昌子也生數歲相者曰是當以姻戚貴少學騎射馳冰雪間馬逸墜崖下衆以爲死遵勗徐起亡恙也及長好爲文詞舉進士大中祥符間召對便殿尚萬壽長公主初名勗帝益遵字升其行爲崇矩子授左龍武軍駙馬都尉賜第永寧里主下嫁而所居堂甍或瓦甍多爲鸞鳳狀遵勗令鏡去主服有龍飾悉屏藏之帝歎喜領澄州刺史坐私主乳母謫均州團練使徙蔡州踰年起爲太子左衛率府副率復左龍武軍將軍領宏州團練使真拜

康州團練使給觀察使祿時繼昌官刺史遵勗請班其下許之後繼昌守涇州暴感風眩遵勗馳省不俟命帝遣使令乘驛赴之旣還上表自劾帝使輔臣慰諭之遷澤州防禦使又遷宣州觀察使求補郡自試出知澶州賜宴長春殿在郡會河水溢將壞浮梁遵勗督工徒七日而堤成遷昭德軍節度觀察留後拜寧國軍節度使徙鎮國軍知許州水軍多不練習而隸籍遵勗命部校按劾拔去十七八復以疾請援唐韋嗣立故事求山林號詔不許初天聖間章獻太后屏左右問曰人有何言遵勗不荅太后固問之遵勗

曰臣無他聞但人言天子既冠太后宜以時還政太后曰我非戀此但帝少內侍多恐未能制之也嘗上三說五事以論時政晉國夫人林氏以太后乳母多干預國事太后崩遵勗密請置之別院出入伺察之以厭服衆論其補助居多類此所居第園池冠京城嗜奇石募人載送有自千里至者構堂引水環以佳木延一時名士大夫與宴樂師楊億爲文億卒爲制服及知許州真億之墓慟哭而返又與劉筠相友善筠卒存恤其家通釋氏學將死與浮圖楚圓爲偈頌卒贈中書令謚曰和文有問宴集二十卷外館芳題

七卷子端懿

端懿字元伯性和厚喜問學頗通陰陽醫術星經地理之學七歲授如京副使侍真宗東宮尤所親愛嘗解方玉帶賜之稍長出入宮禁如家人七遷濟州防禦使爲群牧副使杜衍爲樞密擇外戚子弟試外官廼以端懿知冀州爲政循法度民愛其不擾轉運使移州捕妖人李教教已死恩州王則據城叛人有言教不死在賊軍中遂降單州團練使知均州改滑州兵馬鈐轄賊平實無李教者乃以爲汝州防禦使提舉在京諸司庫務遷蔡州觀察使同勾當三班院徒

華州觀察使以母喪起復為鎮國軍節度觀察留後
願終制許之仍給全奉服除提舉集禧觀出知鄆州
無京東西路安撫使是歲京東水民多饑大發倉廩
以賑之置弓手局教以戰鬪遂如精兵治汶陽堤百
餘里以却水患民便之尋除寧遠軍節度使知澶州
御史中丞韓絳奏端懿無功不當得旄節不拜以留
後赴澶州數月卒計聞帝方宴禁中為徹樂贈其家
黃金三百兩贈感德軍節度使謚良定再贈無侍中
端懿能自刻厲聞善士傾身下之以故士大夫與之
遊甚得名譽弟端愿

端愿字公謹以穆獻公主恩七歲授如京副使四遷
為恩州團練使仁宗以歲旱御便殿慮囚放宮女端
愿上疏謂縱釋有罪小人之幸放宮女為宦者專制
反失所歸何以弭災變累進邢州觀察使鎮東軍留
後知襄郢二州本路轉運使獻羨財數十萬被賞端
愿言常賦三折其民不堪即上其事帝怒奪轉運使
賞申折變之禁移廬州富弼謂曰肥上之政何以減
於襄陽端愿曰初官喜事飾厨傳以干名則譽者至
更事既久知抑豪彊制猾吏故毀隨之弼深然其言
英宗初同提舉在京諸司庫務帝以疾拱默端愿求

對進曰陛下當躬攬權綱以係人心不宜退託失天下望拜武康軍節度使知相州請歸除醴泉觀使神宗即位遣使就其家錄取異時章奏賜詔褒之河東城羅兀端愿手寫趙普諫太宗北伐疏以聞連年請老以太子少保致仕凡大禮成賜金帶器幣品數視執政哲宗嗣位進太子太保欽聖皇后以甥舅之故嘗幸其第致禮於獻穆祠堂命近侍掖端愿勿拜元祐六年卒帝輟朝臨奠賻典加等贈開府儀三司弟端慤子評

端慤字守道官左藏庫使執獻穆喪辭起復詔特給

奉累遷東上閣門使幹辦三班院嘗侍宴群玉殿仁宗獨賜珠花飛白字寵顧特異知邢冀衛三州至蔡州觀察使元祐中以安德軍留後卒贈昭德軍節度使謚曰恭敏兄端懿在嘉祐時嘗密請建儲人無知者卒於澶淵端慤走護其喪以歸元豐間因進對袖舊橐上之神宗歎曰近世之賢戚也由是端慤之名益著

評字持正由東頭供奉官八遷皇城使以父告老授西上閣門使為樞密都承旨出使陝西河東還言鄙延之人皆謂城囉兀非便乞速毀撒解一路之患師

出安南調兵及河東又言王師南征而取卒於西北使蠻聞之得以窺我所論事頗多或見施行然天資刻薄招權不忌多布耳目采聽外事自效以為忠僥倖進用中外及日以榮州刺史出知潁州還幹當三班院副韓縝報聘契丹且分畫河東地界凡二年乃決賜袍帶金帛以賞勞進成州團練使知蔡州卒年五十二贈冀州觀察使賜白金千兩評少涉書傳嘗以公主遺奏召試學士院改殿中丞意不滿辭之後二年再召試復止遷一官愈不悅至上書辨論及卒人無憐者

曹佾字公伯韓王彬之孫慈聖光憲皇后弟也性和易美儀度通音律善奕射喜為詩自右班殿直累進殿前都虞侯安化軍留後言者謂年未四十毋典軍出知澶青許三州徙河陽以建武軍節度使為宣徽北院使知鄆州改保靜保平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景靈宮使加兼侍中封濟陽郡王神宗每咨訪以政然退朝終日語不及公事帝問大臣曰曹王雖用近親貴而端拱寡過善自保真純臣也進對未嘗名元豐中以疾告既愈入謝帝曰舅久不覲太皇太后宜少憩內東門朕當自啓已而召入歷上下儒

釋道五閣大椿蟠桃亭再升殿乃退以護國軍節度使司徒兼中書令爲太一宮使給朱衣雙引騎吏前馬慈聖喪終請郡帝曰時見舅如面慶壽宮柰何欲遠朕得無禮遇有不至乎佾皇恐卽城南爲園池給八作兵庀役疏惠民河水灌之且將爲築三百楹第固辭乃止高麗獻玉帶爲秋蘆白鷺紋極精巧詔後苑工以黃金倣其製爲帶賜佾生日賚予如宰相親王用教坊樂工服色衣侑酒以示尊寵哲宗卽位加少保坤成節獻壽特綴宰相班優詔減拜卒年七十二贈太師追封沂王從弟偕子評誘

偕字光道少讀書知義以節俠自喜爲許州都監幕客史沆傾險劫持爲不法上下畏之偕從容置酒對客數沆十罪將擊殺之沆起拜謝偕罵曰復不改必殺汝沆爲歛迹累遷東上閣門使帶御器械知雄州議者欲廢塘灤爲田偕曰何承矩李允則營此累年所以限契丹廢之不可進華州防禦使知相州徙河陽總管卒嘗從梅堯臣學詩堯臣稱之爲序其詩評字公正以父任累官至引進使知審官西院積遷温州防禦使元祐中提舉萬壽觀巧外樞密院白爲真定路鈐轄哲宗曰先帝待慈聖家極厚其以爲總

管徽宗卽位遷相州觀察使歷龍神衛捧日大武都
指揮使殿前都虞候馬步軍副都指揮使寧遠軍留
後平海軍節度使佑神觀使使契丹者四館伴者十
二在閣門十二年預修儀制多所增損性喜文史書
有楷法慈聖命書屏以奉神宗卽賜玉帶旌其能尤
善射左右手如一夜或滅燭能中伴契丹使者射嘗
雙破的客驚竦在戚里號爲湛厚卒年六十六贈開
府儀同三司

誘字公善以蔭至左藏庫副使熙寧中父佾以疾告
入謝神宗面授誘閣門通事舍人元祐中以東上閣

門使爲真定府定州路兵馬鈐轄遷文州刺史使契
丹至其宮門館客者下馬邀誘同入誘曰北朝使至
及朝堂門兩朝積好久無安生事卒乘馬入使還爲
樞密副都承旨徽宗時進都承旨歷慶州團練恩州
訪禦晉州觀察使保慶軍留後大觀中進安德軍節
度使醴泉觀使與兄評同日拜立雙節堂於家戚里
榮之性謹密習熟典故卒年六十五贈開府儀同三
司謚曰忠定

高遵裕字公綽忠武軍節度使瓊之孫也以父任累
遷供備庫副使鎮戎軍駐泊都監夏人寇大順城諒

祚中矢遁會英宗晏駕遣遵裕告哀抵宥州下宮夏
人遣王盥受命以吉服至遵裕切責之遂易服既而
具食上宮語及大順城事盥曰剽掠輩耳遵裕曰若
主寇邊扶傷而遁斯言非妄邪夏人以為辱亟遣人
代對終食不敢發口輒忿怒曰王人蔑視下國弊邑
雖小控弦十數萬亦能躬執橐鞬與君周旋遵裕瞋
目曰主上天縱神武毋肆狂蹶以干誅夷時諒祚覘
於屏間搖手使止神宗聞而嘉之擢知保安軍橫山
豪欲向化帝使遵裕諭種諤圖之諤遂取綏州帥怒
諤擅發兵欲正軍法諤懼稱得密旨於遵裕故諤被

罪遵裕亦降為乾州都監遷通事令人主管西路羌
部駐古渭砦分所部羌兵為三等教以軍法熙寧初
朝廷用王韶復洮隴命為秦鳳路沿邊安撫以遵裕
副之尋以古渭為通遠軍命知軍事明年持附順羌
部圖籍及繪青唐武勝形勢入獻擢引進副使帶御
器械俾歸治師師次慶平堡夜行晨至野人鬪羌人
旅拒引親兵一鼓破之進營武勝城下羌衆逃去遂
據其城詔建為鎮洮軍又命知軍事尋以熙河洮岷
遠通為一路進西上閣門使榮州刺史充總管復知
通遠軍明年韶欲取河州遵裕曰古謂舉事先建堡

若以漸而進故一舉拔武勝今兵與糧未備一旦城
數舍圖人之地使彼阻要害我軍進退無所矣詔與
李憲笑曰君何處相異邪檄使守臨洮詔攻河州果
不克帝善遵裕議令專管洮岷疊巖未款附者遵裕
以逾龍珂地有鹽井遂築鹽川砦瞎吳叱率諸羌脅
青唐欲擾邊詔遣張玉攻討遵裕曰青唐無罪第為
生羌所脅耳遣裨將與龍珂率衆禦之青唐人見龍
珂泣訴瞎吳叱知不附已潰去從詔取岷州下之令
士衆曰生獲老幼與得級同全活者以數萬捷聞加
岷州刺史明年羌乘景思立之敗圍河岷三州道路

不通者幾月或請退保遵裕曰敢議此者斬岷城軍
缺守者恐遵裕登西門命將縱擊別選精騎繇南門
譟而出合擊之羌敗走時朝廷以岷城遠難守議棄
之詔至賊已潰矣以功進團練使龍神衛都指揮使
知熙州坐薦張穆之為轉運使而穆之有罪罷知穎
州朱幾徙慶州又坐事黜知淮陽軍元豐四年復知
慶州詔與諸路討夏國請濟師得東兵十一將騎不
足用以群牧馬益之又令節制涇原兵劉昌祚先至
靈州幾得城遵裕嫉之故不用其計遂以潰歸語在
昌祚傳貶郢州團練副使哲宗即位復右屯衛將軍

主管中嶽廟卒年六十贈永州團練使紹聖中崇贈奉國軍節度觀察留後從弟遵惠

遵惠字子育以蔭為供奉官熙寧中試經義中選換大理評事歷二班院主簿軍器丞元祐初上疏言法度更張事有當否如先帝所施設未可輕議擢太僕少卿進太府卿出知河中府改河北路都轉運使未行拜工部侍郎以集賢殿修撰知鄆州河南潁昌府加寶文閣待制知成德軍召為戶部侍郎以龍圖閣學士知慶州卒年五十八贈樞密直學士方宣仁后臨朝繩檢族人一以法度乃舉家事付遵惠遵惠躬

表率之人無間言亦能遠嫌自保故不罹紹聖之禍從姪士林

士林字才卿宣仁聖烈皇后之弟也累官內殿崇班殿直英宗書謹守法律四字誨之曰能此則為良吏矣每欲進擢后屢辭輒止喜儒學涉閱經史通大義尤有巧智嘗監揚州召伯牐稅木舊用火印士林改刃其印文鑿以為識尤簡便傍郡皆效焉卒贈德州刺史神宗立加贈昭德軍節度使紹興初追封普安郡王子公紀

公紀字君正歷閣門祗候通事舍人累進寧州刺史

團練使永州防禦使集慶留後性儉約珍異聲伎無所好奉祿多以給諸族得任子恩均及孤遠持宣仁后喪未終卒贈感德軍節度使謚曰懷僖紹興初追封新興郡王子世則

世則字仲貽幼以恩補左班殿直至內殿崇班復用父遺表恩爲閣門祇候後除親衛即以通經典轉內殿承制累遷康州防禦使知西上閣門事宣和未金泛使至徽宗命世則掌客世則記問該洽應對有據帝聞悅之自是掌客多命世則金人軍城下又命世則使其軍還進秩二等遷知東上閣門使金遣燕人

吳孝民請和孝民邀宰執親王詣軍前議事高宗在康邸請行是日世則入對遂除計議副使以從康王復使河北世則改華州觀察使充參議官召對賜金帶當高宗艱難中世則嘗在左右寢處不少離大元帥府建改元帥府參議官因請布檄諸路以定人心進遙郡承宣使不拜高宗承制轉越州觀察使及卽位除保靜軍承宣使提舉萬壽觀詔令編類元帥府事迹付史館召爲樞密都承旨兼提舉京畿監牧再提舉萬壽觀世則居溫州帝遣中使諭守臣以時給俸祿凡積二萬緡因請以裨郡費常病瘍艱於據鞍

又以舊所御肩輿賜焉帝每念宣仁聖烈皇后保佑三朝中遭誣詆外家班秩無顯者制以為盛德軍節度使充萬壽觀使進開府儀同三司奉朝請賜第臨安除景靈宮使兼判溫州尋以病告罷後為萬壽觀使十四年召入覲進少保懇求還卒年六十五贈太傅賜田三十頃謚曰忠節

向傳範字仲模尚書左僕射敏中之子以父任為衛尉丞娶南陽郡王惟吉女改內殿崇班帶御器械歷知相思邢三州入管幹客省閣門皇城司知陝州仁宗賜詩以寵其行熙寧初知鄆州兼京西路安撫使

諫官楊繪言傳範領安撫使無以杜外戚僥求之源樞密使文彥博曰傳範累典郡非緣外戚神宗曰得諫官如此言甚善可以止他日妄求者以密州觀察使卒贈昭德軍節度使謚曰惠節傳範宰相子聯戚里所至有能稱以橐中貲千餘萬葬族人在殯者六十四喪從姪經綜

經字審禮以蔭至虞部員外郎神宗為穎王選經女為妃改莊宅使帝即位妃為皇后進光州團練使以維州防禦使知陳州歲中闕囚活重辟三人西華令掠人至死誣以疾吏畏令莫敢言經得其情卒窮治

如法歲大雪輒弛公私儻鈔以寬民有司持不可經
曰上使我守陳民窮蓋我責我自為此不爾累也方
鎮別賜公使錢例私以自奉去則盡入其餘經獨斥
歸有司唯以供享勞賓客軍師之用知河陽會旱蝗
民乏食經度官廩歲用無餘乃先以圭田租入振救
之富人爭出粟多所濟活徙徐州遷明州觀察使召
還提舉景靈宮進定國軍留後復出知青州既行官
給車徒三宮皆遣使送之車馬相屬於道未踰歲得
疾還卒于淄州年五十四詔內侍迎其喪皇后出哭
于新昌第喪至慶壽寶慈宮文遣謁者予輟后臨于

國門之外贈侍中謚曰康懿將葬遣近臣典護穿復
土給太常鹵簿帝出郊奠之周視其柩葬三日後臨
于墓下賜篆碑首曰忠勤懿戚經所至勤吏治事皆
自省決頗欲以才見於用故數請外補嘗因太祖忌
日百官班開元殿下后召經見行幄勉以盡忠朝廷
經亦以善事三宮為言不及其家事子宗回宗良
綜字君章知歙縣籍閭里惡少年有盜發用以推迹
輒得通判桂州常州知隨鼎漳汾密棣沂七州沂阻
山多盜綜請用重法繩禁歲斷大辟減半兵久惰會
初置官提舉教之急衆不悅監兵夜排闥告變綜疑

有他謀就寢自若明日大閱申嚴號令賞其高彊罰其不進者卒亦無事性寬裕善治劇於姦惡不少恕官累中散大夫卒

宗回字子發累官相州觀察使徽宗立進彰德軍留後歷安國保信鎮南保平軍節度使檢校司空封永賜寧海安康漢東郡王開府儀同三司崇寧初有告其陰事者詔門封府鞫實御史中丞吳執中臨問宗回惶懼上還印綬以太子少保致仕言者不已削官爵流郴州行二日聽家居省咎踰年盡還其故官宗回少驕恣有小才嘗權群收都監數以蕃息被賞出

知蔡州擒據賊殲其黨類歲饑發廩與力役饑者得濟而官舍帑廩一新欽聖后服除起奉朝請繼命止朝朔望卒年六十二帝制服苑中贈檢校少師謚曰榮縱

宗良字景弼歷秀水刺史利州觀察使昭信軍留後奉國清海鎮東武寧寧海軍節度使永嘉郡王開府儀同三司欽聖后臨朝時嘗爲陳瓘論其與蔡京相結及預政事亦能恪共自守宣和中卒年六十六贈少保

張敦禮熙寧元年選尚英宗女祁國長公主授左衛

將軍駙馬都尉遷密州觀察使元祐初疏言變法易
令始於王安石成於蔡確近者退確進司馬光以臣
觀之所得多矣進武勝軍留後章惇爲政言敦禮忘
德犯分醜正朋邪密封章疏詆毀先烈引譽罪首謂
當褒崇欲其黨儔盡見收用乃責授左千牛衛大將
軍勒止朝參徽宗立有司以敦禮在責籍奏審恩賜
帝與欽聖后皆以爲當與惇等執前疏欽聖曰戚里
何必預知朝廷事當時罰亦太重矣復和州防禦使
進保信軍留後崇寧初拜寧遠軍節度使諫官王能
甫言敦禮以匹夫之賤一日而富貴具焉神宗親愛

隆厚禮遇優渥而敦禮詆毀盛德罪大謫輕今復與
之節鉞無乃傷陛下紹述之志乎乃奪節仍爲集慶
軍留後大觀初復節度寧遠軍徙雄武卒贈開府儀
同三司

任澤字天錫仙遊夫人母弟也英宗入繼大統召至
延和殿授西頭供奉官賜第一區寵賚甚厚神宗時
累遷皇城使潁昌州刺史護仙遊柩遷祔於濮園真
拜嘉州刺史卒贈崇信軍節度使謚曰恭僖賜墓寺
寺額爲旌孝澤起田里際會恩寵能自安繩檢帝欲
廣其居固辭當任子弟請其薦謹如此

其子國宗...

...

...

...

列傳卷第二百二十三

...

...

...

...

...

